高宗詩文十全集

二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高宗詩文十全集

(二)

清高宗撰
彭元瑞編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七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二

詩四十六首

花門行 丙子

花門雜種其類繁。玉關迤西西海連。或居城郭或遊牧。牧滋畜獵城者田。其性均能殖貨產。剛勇善戰則鮮焉。部落雖殊形貌似。皙面綠瞳赤髮鬈。大宛卽今哈薩克。布魯特近古于闐。其他不堪僂指數。要視強弱爲歸叛。叶準噶爾昔全盛日。役使若輩如奴佃。令棄故居來伊犁。課其引水種稻秫。服勞供賦不敢怠。詎知隱恨已有年。逆渠去威竊據際。回人助之藉少安。台吉宰桑心不一。逡巡各退遭顚患。叶而何逆渠復狼忌。謂回人衆其力全。不早圖之將受害。機事不密回人先。遂攻逆渠渠敗衂。回人還向故土遷。柝屋伐樹示不返。伊犁荒涼吁可憐。地積白骨草木赤。腥風吹野遊狐羆。一宄搆害貽萬億。降殃會見昭昭懸。

蕃劍行

蕃劍一泓波溢塘。鈲從文起飛寒芒。其來伊犁萬里外。限以大幹天各方。語言不通振古異。誰歐冶爲去聲。爲魚腸。昔策妄阿拉布坦。草創絕域誇雄強。大小策零敦多卜。皆其羽翼兄弟行。大者善計善將將。小者

勇萬夫莫當。矢石雨下自弗著。亦不驚避狀若常。禡木特及撒拉爾。自謂弗及言之詳。此劍乃彼所佩用。不離身持短入長。強者死絕弱者亂。曾不歷世羣喪亡。煢煢孤媳挈部落。歸命貢此呈天閶。暴得暴失何足紀。聊紀向化武庫藏。聊紀向化武庫藏。吾猶慮其爲龍飛去水中央。

蕃甲行

權輿甲胄作軒轅。銅頭鐵額人驚看。函人愼術精五屬。合甲壽至三百年。然惟犀兕察革空。上聲。眡裏眡朕要取堅。後世乃有鎖子甲。鐵環金練蛇鱗斕。我聞其名未覩物。偃武日久工失傳。底定伊犁盡肉袒。台吉宰桑來後先。取其重器藏武庫。鐵章蕃甲驛致駢。上年平伊犁。得鐵章一。蓋其詳見記中。台吉世所傳用。當時噶爾丹策凌。特遠抗大數入聲。擾邊。其人狡譎習攻戰。頗能憐下人稱賢。備器致用懾鄰服。哈薩克無能爲患。以武得之守詎可。逆天內潰宗弗延。廿一昂吉皆入化。昂吉者、蒙古語。部分也。準噶爾所屬。或一鄂拓克爲一昂吉。或合數鄂拓克爲一昂吉。凡二十一。是皆噶爾丹策凌分內者。今均內屬。其來台吉下之鄂拓克。則各令其汗王札薩克等掌之。一如四十九旗之制。四圖什墨爲我臣。叶。噶爾丹策凌於其諸宰桑中。擇四人爲圖什墨。圖什墨者。大臣之稱也。又其次爲六札爾扈齊。佐圖什墨理事者也。今仍其舊。授四圖什墨爲內大臣。札爾扈齊爲散秩大臣。管理二十一部分之事。組鎧虎皮包弗用。或異得四白鹿旋。

處暑

代謝憑誰測。由來其理常。天高雲影淡。日遠樹陰長。池葦何妨白。田禾喜漸黃。風從西北至。思共捷音颺。

熱

數日金風爽將云節已更何來劇炎溽轉覺甚朱明早稻眞宜暴晚蔬廬過晴兼全信艱致可以驗人情羅扇藏還展絺衣叠復披不妨重一試了識不多時蟬噪如相競蛩音自覺悲西師歸奏凱或免冷侵肌

中秋帖子詞七叠前韻有序

萬寶西成九秋中夕頻年染翰曾裁七字之詩隨地徵吟舉續四篇之韻憶昨歲仙莊錫宴鍾峰曉萬樹燈燒緬酉秋西苑擡毫太液愛一奩冰澈乃者紀開丙子序屆白藏金戞轉而銅雀鳴珠露濃而玉蠁滿賞良宵於爽節撫清景於御園湖接昆明不數汜流光於甪社山連萬壽何勞誇幻術於廣寒況值法宮行慶之初迴蟾頭星擁又當紫塞大蒐之旋舉豹尾雲高萃勝事於一時具人間之四美惟是遠懷莫釋詎逸豫之能耽顧茲佳景當前庶憂勤之共寫叠賡舊什用示新裁

人自匆忙月自閒誰能萬慮一時刪韻翻七叠詩初度卻喜園林接壽山

世界三千放大光桂宵擷藻字應香應潮爲憶吳江浦二鬴能不平聲足筥筐

陡懷西北未歸師淨洗長吟杜甫詩瓜餅絃歌渾覺厭清光獨對照清池

捲幔山河近水樓嫦娥應道獨宜秋玉堂事動成佳話染翰詞臣共舉頭

中秋卽景

天龍應是謁蟾宮竟日霏霏細雨濛入夜擘雲全體現中秋佳節萬方同玉蕎含澤黃塍外金粟飄香碧

海東朗照遐思到西極凱旋佇待奏膚功

玉河泛舟至玉泉

數里烟波渺一川源委通便教鳴桂棹可以達花宮山色看看近秋光處處同點汀蘆穗白照岸蓼花紅水物宛供賞溪田又卜豐底緣心不釋西北待成功

懷柔縣

鳴鞭常卻輿歷歷度田廬省斂當金暮侵晨戴望舒況茲臨朔塞每以覩蕃渠兩字標山縣名言實起予

遙亭行宮對雨三首

午熱蒸爲雨晚田潤待秋蕎蔬均得益蠹橐早應收遙嶂青橫滴空羅白豎流誰云值清暇正爾問軍郵

較晨今歲好籌遠旁去聲秋煩了識無多幸人情未易言卽看一雨爽便爲昨朝暄坐對濛濛者因之憶玉門

簷聲細注瀑樹色暝生烟此景非今始相逢屬偶然由來恕行笥便與命吟箋入夜雲容散明朝好著鞭

至避暑山莊卽事

巖莊松塢行行到水石烟花在在仙月宇眞稱離俗地雲窗雅喜讀書筵試聲秋鹿曾何謂弄影春駒有一底緣嘉讌年來多惠遠翻愁渴望凱音旋

都爾伯特台吉伯什阿噶什來覲封爲親王詩以紀事

來歸就兄弟。前年來歸之策凌、策凌烏巴什。皆其同族兄弟。嚮化慕簪纓。不作逆天黨。伯什阿噶什軍。嘗於營告逆賊阿睦爾撒納反謀。逆賊招之不赴。惟殷捧日誠。用茲嘉乃績。便與錫殊榮。式戒蜩螗沸。永遵帶礪盟。

行圍即事

秋獮乘時歲一來。神皐素節靜無埃。迤千二百騎惟羽。布左右中官是材。木葉已看吹籟落。野花還自冒霜開。揆文奮武難偏廢。點筆賡箋每召枚。

神心妙達是清秋。地迴興安景更遒。雲影山光含動靜。泉聲葉響驗沉浮。目鴻霞表懷因遠。耳鹿崖邊興亦留。校量常年得佳話。隨園今後有渠搜。

兩翼鴻綳隔嶺張。黃麾據勢獨堂堂。如身使臂臂使指。舉網有目目有綱。地豈稻秔馳騁得。林眞錦繡詠歌常。山靈似有相應處。子墨虛文免賦揚。

宴土爾扈特使臣

烏孫別種限羅乂。土爾扈特、亦準噶爾厄魯特也。舊爲四衛拉特之一。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搆釁。土爾扈特全部西北去。乃名輝特爲一衛拉特。故今土爾扈特。南則限於哈薩克。東則限於俄羅斯。欲至中國。必假道於俄羅斯。又名羅乂云。

假道崎嶇歲月賒。戊年自彼部起程。今始至。天閼不辭欽獻囊。雪山何礙許熬茶。蒙古以詣西藏熬茶爲要務。故並許之。覆幬誰可殊圓蓋。中外由來本一家。彼以誠輸以誠惠。無心蜀望更勤遐。

萬樹園宴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使臣吹扎卜卽席得句

碧霄晴旭曉光澄。穹幕高張翠毾㲪。禮法不拘從所習。友羣何礙集相仍。捧盈常切予心懼。奠遠惟欽祖德憑。萬樹清輝懸聖日。未曾可識昔猶曾。

萬樹園賜都爾伯特親王伯什阿噶什及土爾扈特來使觀燈

鱗集來王有後先。堅昆馳使又踪連。衢樽錫宴前朝洽。寶炬裝燈午夜妍。銀燕火蛾紛樹下。驚麐駭鹿避崖巔。侈觀詎爲誇返屬。召爽光明示別權。

閏九月九日作

遙村近墅霽烟光。立馬崇椒了不涼。自是登高宜上塞。不妨把菊閏重陽。天臨澄廓目因遠。樹謝繁華意轉長。邇以捷音待西北。每當歡樂轉徬徨。

逆賊阿睦爾撒納奔竄哈薩克。我師深入追捕。雖屢戰勝。而賊踪益遠。因念絕域曠時。不欲久勞師旅。宣諭徹兵。詩以述意。

窮寇且莫追。天邊命返師。一月旣三捷。定西將軍達爾黨阿等。殺賊於雅爾拉罕、巴巴大敗遁去。又殺賊於伊什罕。巴巴罕都拜大敗。阿睦爾撒納易服而逃。又定邊左副將軍哈達哈等。殺賊於毫哈薩拉克山。阿布賚大敗走。兩路將軍旋以屢戰馬疲。請暫退師。明春再行進勦。而朕先是已降諭旨徹師。故從之。黠武寧爾爲伊犁新奠定。四部待休滋。脫兎丹津似會看俘闕時。青海羅卜藏丹津。竄入準噶爾者三千餘載。上年平定伊犁獲之。獻俘闕下。

丁丑春帖子

早春日最早。朔日冬至。方得臘月望。立春爲最早也。寅月節逢寅。是歲立春日戊寅。底藉十行詔。無時不體仁。

乘氣南邦將。布澤柔遐西海願。銷兵東皇橐籥被無外。北極車書奉大清。

元旦試筆丁丑

喜聲瑞氣遍皇州。春旭先輝北闕樓。交泰三陽兆義象。斂時五禮協箕疇。詔書寬大衔金鳳。歲德耕耘利土牛。日勵自心強不息。敬天勤政又從頭。端門五雉啓昭蘇。拜舞彤墀百辟趨。玉琯調元欽昊綍。金甌卜世永皇圖。再巡南國頻頒惠。佇俟西師早獻俘。息事寧人緊本願。久安長治敢忘謨。

正月二日小宴廷臣

白獸依元日。瓊筵會九賓。屬當資始候。同是亮功人。欣舉觴浮柏。休誇脯擘麟。盈廷漫稱頌。一意更猷詢。勤遠戒應凜。寧遐道底臻。張皇申撻伐。奔走厪臣隣。酒醴今朝饗。苦甘多士均。惟期靖醜逆。凱宴繼斯陳。時厄魯特叛黨弗靖。命將擒討。統兵諸臣。皆令與宴。

出師

出師在何所。仍在西北荒。渠魁既未獲。醜逆因跳梁。留處軍原寡。計月輸餱糧。協力翦渠羽。中路乃乖張。皮戈忽內向。百騎曾奚當。噶爾藏多爾濟報將軍兆惠。以巴雅爾搶擄人畜。請發兵協力共勦。兆惠因遣將軍和起。調扎納噶爾卜等諸部落。協擒巴雅爾。而扎納噶爾卜。哈薩克錫拉等中變。和起所率兵僅百

餘人。以衆寡不敵遇害。犯臺奪軍食。遂致大猴猖。廻思去年來。飢賑亂與康。誰知煦嫗恩。不足懷豺狼。我直彼則曲。六師宜張皇。以正討兇亂。言順氣倍強。勁卒簡子弟。召募非編氓。叶。儲胥發帑項。賦役非加常。其間或屋貧。仍令計價償。究不無勞民。寬賦須十行。內安外易攘。逆靖順受慶。丙夜籌軍機。九微對燭光。宴樂弗耽盤。敉寧期久長。出師匪得已。永言示大方。

祈穀禮成述事

帝燭熒煌翡翠釭。雲和迭奏玉金撞。祈年每屆歲豐歉。勤政敢論日雙雙。希邈皇風奠西海。行敷化雨省南邦。敬之惕若冰淵凜。無易由言致駿厖。

降旨免甘肅本年額賦並積欠。詩以誌事。

西陲兵未罷。戡亂非得已。儲胥發官帑。詎肯征閭里。究之出諸民。豈如無事美。去年縱蠲賦。今復新正矣。地瘠貧民良。施恩宜在此。正供與全豁。寬心勤耒耜。積欠免歷年。奚用愁留抵。靖外先安內。化日春風裏。

恭奉皇太后南巡。啓蹕京師。叠辛未舊作韻。有序

疆圉肇歲。正條風應律之初。太簇開陽。協始和行慶之候。爰諏令旦。再舉南巡。溯前度之遊歌。星周六稔。奉安輿而莅止。路指三吳。翠羽金支。掖輦長依愛日。黃童白叟。迎鑾更慶瞻雲。問俗觀風。顧閭閻而求瘼。敢宵衣澤。冀井里之蒙麻。舊韻重賡。七言述志。

澤國省耕紀憶辛。山川韶秀信無倫。前秋適值逢災歉。昨歲因之罷豫巡。前降旨丙歲南巡。以乙亥江浙秋潦停止。以粟籥轉旋農慶稔。黔黎顧詩志重申。肆鳴帝里和鑾駕。一慰江干望幸民。再奉安輿出長樂。徐遵廣陌衢句陳。青郊喜見餘晴雪。綠麥行看發始春。淑氣眼前天與盎。詩情馬首日迎新。乘時展義非無事。敢廢軍書裁決頻。時準夷酋長巴雅爾等搆釁。命將擒討。西北兩路軍書。令其直達行在。

涿鹿行再疊舊韻

影燈喜爆鬧郡城。民風豐歉覘經行。行宮晚景正清絕。壁詩歲月標分明。西征士騰馬亦飽。機緣天湊時誠好。其如審勢乏人爲。西師所至。仰蒙天佑。可刻日廓清。而統兵諸臣。各分彼此。致失機宜。狼子野心殊詭巧。降蕃變亂因畏尤。阿睦爾撒納、巴雅爾等。皆因受恩驕恣。自知罪狀暴著。懼誅誅討。遂決計叛亂。反面不顧恩遇稠。聲罪致討重整旅。肯使偕德殘年留。七擒南人不復反。三年克之鬼方收。身此南巡心西海。宵衣寧憚軍書修。

紅杏園再疊前韻

練日巡江國。乘春發鳳輦。昨歲告武成。憶曾於斯館。豈知馳捷旌。詭計事後顯。去歲以伊犁底定。親告孔林。適至。閱數日。乃知叛賊詐言。以懈衆志。統軍者不審其謬。起鑾時。擒獲阿睦爾撒納之報遂馳露布。久之厪失機宜。迄未擒賊。因正軍帥之罪云。三軍賴司命。一籌何莫展。選將更整旅。問罪王師遣。去歲以阿睦爾撒納未就擒。故懷觀望如巴雅爾之類者。旋復搆亂。因更命喀爾喀親王成克扎布。爲定邊將軍。以今春統索倫、察哈爾等兵。進討諸逆。佇待奏膚功。戡亂靖鄯善。

至泉林二首疊舊作韻

無多室宇滀而樸。咫尺泉林秀且明。芳勒杏花春未放。素皴杞樹雪初晴。窻櫺好景隨心會。壁額前題向客迎。民氣安和歲中上。省方緣此一怡情。

穠辰昨歲雨餘至。春孟今朝雪裹來。宮是仁皇曾駐憩。肇扶聖母喜趨陪。西瞻曲阜增顒爾。南指江鄉已近哉。不異前茲惟問夜。軍書籌畫爲偟徊。去歲駐此。已覺紅旗聽報俘虜爲偟。督令策楞等進兵。終以路遠遷延。坐失事機。而逆酋未獲。憮首鼠者。旋復猖獗。故今歲更籌進兵致討耳。

詣闕里瞻拜

去歲躬親奠素王。迴程重謁廟堂皇。誰知獻馘翻成僞。去春以上年平定伊犁。親告闕里。啓蹕時。適得擒獲阿睦爾撒納之報。久之。乃知策楞等爲賊所給。輕信妄奏。遂致餘氛更搆殃。逆賊既未就獲。餘竄哈薩克。其餘墜尼瑪等。復與噶爾藏多爾濟糾結爲亂。豈礙告成斯定局。曰惟聲罪不庭方。祖功聖德肯垂佑。在泮行歌載戢章。

急雨　六月二十八日。

婪暑邇日騰炎威。晚田望澤枯欲萎。前此時若恐虛擲。我心憂懼如調飢。密雲佈宇只頃刻。長風坎雨相招攜。金官白帝施號令。素輿玉馬珠旛旗。玉女投壺天帝笑。鞭馳列缺豐隆隨。前日火流疑未盡。一時瀏瀏驅無遺。泉弱湖消池待竭。須臾漲影將平隄。水亭空濛眄烟景。生寒忽欲添紗衣。利農燭疾人心悅。吾亦因悅非虛詞。軍書適報有佳信。適得軍營來報。偵知叛賊阿睦爾撒納踪跡甚近。參贊大臣富德。率衆奮勇追捕。計日就擒。佇待獲醜班貞師。

哈薩克稱臣內屬。遣使進貢。詩以紀事。有序

哈薩克、卽大宛也。從古不通中國。雖漢武勞師動衆。僅得其馬。猶且動色頌功。斯何稱焉。去歲我師因追叛寇阿睦爾撒納。直入其境。哈薩克徹帳驅畜。遁去數千里。朕以絕域駐師。非計也。命徹師。哈薩克悔其爲阿睦爾撒納所賣。謀擒之以獻。而奸賊復自哈薩克逃迴準噶爾。乘噶爾藏多爾濟、巴雅爾等之亂。鴟張嘯聚。今春我師重入伊犁問罪。則噶爾藏多爾濟已被其姪札努噶爾卜所害。而札努噶爾卜又爲阿睦爾撒納所襲。僅以身免。我參贊大臣富德率師窮追阿睦爾撒納、巴雅爾。適與哈薩克師遇。哈薩克不敢犯我師顏。其汗阿布賚隨遣使稱臣入覲。今巴雅爾已獲。阿睦爾撒納亦不日成擒。卽或竄入哈薩克。而哈薩克亦約縛之以獻。喜銷兵之有日。爰點翰以成辭。

笑入伊犁靖陸梁。黥鬖懲逆武維揚。已看頡利成生虜。又報洛那歸職方。致馬本非如武帝。閉關未得學蕭王。更欣願縛渠魁獻。載戢干戈日月光。

秋日奉皇太后幸塞外。啓蹕之作。

潤塵夜雨聽深更。啓蹕旋看放午晴。最喜晚田滋玉粒。恰宜新爽應金仃。誠輸屬國咸來覲。每歲行圖本蒙古、及喀爾喀、例來四十九旗、蒙謁。因以行慶施惠。澤浹大宛初受盟。去歲我師至哈薩克。本爲追我逋逃。並非有害於彼。故今歲卽遣使來降。將至。山莊宴賚。敬奉安輿行慶典。歡承慈壽祝山瀛。

五更

五更寧書至。云速六百里。宵衣急披閱。乃知報捷喜。呢嗎已俘獲。並繫其妻子。去歲重猖獗。禍魁實曰此。扎努噶爾卜倡和如魚水。執魁訊厥踪。云亦就拘矣。乃因彼中亂。操戈同室裏。達瓦及渾齊。二台吉名。縛獻贖罪已。呢嗎與札努噶爾卜。同謀殺噶爾藏多爾濟。而札努噶爾卜旋爲阿睦爾撒納所襲。頃執呢嗎訊之。則札努噶爾卜又爲台吉達瓦渾齊所縛。以出痘尙未來獻。先是我北軍早擒巴雅爾亂首大半殲。所餘惟二耳。哈薩克錫拉組頽期可指。阿睦爾撒納喙息尙逃死。斯實魁魋渠。亦失三窟恃。阿睦爾撒納竄入哈薩克。窩馬逋還。揚言哈薩克助其兵力。以煽動逆黨。近哈薩克汗阿布賚遣使稱臣。約擒逆賊以獻。佇待白練牽。絕域兵革弭。

至避暑山莊得句

山莊臨上塞。皇祖具深猷。最是承恩處。敢亡繼志謀。諸藩羣入覲。蘇對遠來投。蘇對沙郎。卽大宛。見史記。待至將行慶。貽麻庶少酬。

永恬居

雲閒欲歸牖。山翠每迎檐。景趣來來別。詩題旋旋添。梓材養昔引。蘇對化新霑。佇待縛渠獻。逆賊阿睦爾撒納。復投哈薩克軍營。阿布賚欲縛之以獻。逆賊窩馬。挾六騎夜遁。阿布賚窮追。指日可獲。　干戈戢永恬。

細雨

細雨剛經五日纔。灑空霎霎復徘徊。晚田恰喜蘇秋後。野老都云帶澤來。遠浦烟輕紅泛蓼。斜溪濕重綠滋苔。祈年法祖吾忻願。慶慰寧關天馬徠。是時哈薩克頭目頗有投順者。尙未至云。已遣使在途。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八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三

詩四十一首

八月十六日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丁丑

山莊節過桂花筵。哨鹿期臨八月天。爰以及時發警蹕。底須好逸戀林泉。虞旌獵騎行招引。舊屬新歸相後先。更待貴山使者至。大蒐嘉與惠威宣。

雪獵

一夜朔風吹凍雲。高峯低谷皆皦玉。雖寒不溼可三驅。連網周阯謝千軸。供役左賢還右賢。是皆慣馬且耐寒。習勞示矩可辭冷。我亦因之試玉韉。六霙時止復時灑。磬控疑驟藍田野。丹黃青綠繢銀峻。塞景清都入吟寫。麗龜釋弸眞快哉。紫狐輕點鮮花皚。陡憶伊犁大於掌。言軍尙待歌歸來。

哈薩克使臣至。令隨圍獵。並成是什。

伊古從來化外蠲。間關馳使遠朝天。不知中土歲日月。乃隔長安萬二千。塞外更教預獵喜。山莊旋與錫恩駢。卽今行國多天馬。附會誰窮太史編。哈薩克在漢爲西域地。史、漢所記。匈奴在北。西南夷在西南。西域諸國在西。爲最遠遠。相傳哈薩克爲古大宛。然史記言大宛爲城郭之國。

則正今之揭爾奇穆、哈什哈爾及吐魯番一帶回部。非哈薩克也。哈薩克雖亦回教。而實行國。與布魯特同俗。又所稱大宛、產苜蓿、葡萄。今哈薩克亦絕無。徒以產馬與大宛相似。然西北諸部。何處不產馬耶。蓋漢時大宛、烏孫、康居、奄蔡、月氏、扜罙、于闐諸國。統爲西域。而大宛部落強盛。附庸者多。哈薩克在彼時。當是其部中之一國耳。史稱大宛東北則烏孫。而土魯番之東北。卽厄魯特諸部。烏孫者。蒙古語謂水也。厄魯特逐水草而居。史所謂隨畜。與匈奴同俗者也。且今哈薩克在厄魯特之化。是又不同矣。史稱大宛東則扜罙、于闐。扜罙音釦。與今之哈密爲近。史記之扜罙。漢書作扜彌。又或作拘彌。而史記所載爲最先。漢書之扜彌。或因字畫偶誤。相沿不改。展轉訛謬。至云拘彌。則益失之遠矣。且于闐、于闐。音聲迥異。二者之間。必有一誤。于闐產玉。歷代相傳。今回部之和闐水多美玉。當爲于闐故地也。益知大宛非定哈薩克明矣。或又以哈密爲古伊吾。引歷代開田、屯兵、建設州郡爲據。然焉知非漢古伊吾之地。屯田設戍。而扜罙乃西遷近于闐而居乎。又安知非中國侵徼。而扜罙仍來其故處乎。在昔夷、漢言語絕不相通。所傳不免悠謬。今文武將吏。往來西域。與行內地無異。則史所謂大宛、烏孫、康居、奄蔡、月氏、扜罙。于闐諸國。與今之厄魯特、哈薩克、布魯特、揭爾奇穆、哈什哈爾。其同異大小。皆可以次而徐考。且歷代傳記。西域諸國所云勝兵數百者。其實不過如今之一噶爾丹一昂吉之一。回部賽里木、阿克蘇等小城。有一酋長。卽可稱一國之類耳。設以今所定準噶爾、哈薩克、及回部相較。則史所稱西域三十六國者。不啻九牛一毛矣。必執史、漢爲據。則司馬遷、班固並未身歷其地。卽至其地。而語言不通。文字不曉。其傳訛有必然者。故注其大略如右。

寄題哈薩克獨樹有序

哈薩克西北隅有獨樹一株。其上五枝。盤拏陰廣。可蔽二百騎。哈薩克謂之鄂垺引噶克乂莫朶。鄂垺者。河名。噶克乂莫朶者。獨樹之謂。本土爾扈特所稱名也。樹生河源。久聞其語。今問之來使。信然。夫宇宙之大。何奇不有。然非實據見聞者。奚足稱焉。昔既爲長白瑞樹歌。今復悉此物必有對。其理信然。獨惜其遠處天末異域。伊古及今。文人學士。且不聞其名。安能傳其實。點筆紀事。蓋不如漆園寓物謬悠而已。

獨樹鬱輪囷。物惟久故神。哈薩克過其下者。必膜拜供獻。而不敢稱其名。蓋如蒙古之鄂博矣。鄂博見舊作詩卷中。陰周二百騎。歲閱八千春。建木誰曾見。

奇蹤我所詢。依稀北谷子。餽飯此修眞。道書登眞隱訣云。餽飯方受四梁眞人時。在大宛北谷。

重九日張三營行宮。賜蒙古王公及行圍人宴並金幣有差。詩以紀事。

罷圍依例犒筵加。施惠兼因答歲華。耐可行宮逢九日。雅宜應節見黃花。朱提分賜一千騎。一千二百獵騎。舉成數耳。文綺均頒卅九家。俗所謂四十九家王子者也。蘇對何妨頻令預。是日。哈薩克使者亦預宴。由來澤欲不遺遐。

萬樹園宴哈薩克使臣詩以紀事。

萬樹丹青豔霽霜。秋陽送暖似春陽。多須深目遵典屬。鄂畚槎鄂二處皆哈薩克地名。歸職方。耀武未煩貳師李。窮源底藉鑿空張。近安遠服休稱慶。益勵吾心敬不遑。

九月十五日。賜哈薩克使臣觀燈火。

九瀛一合貴山朝。火樹依前絳蠟燒。可識仙莊原月宇。只疑鹽澤接星橋。霜林葉落還裝葉。霞嶠標藏重去聲。建標。惠遠行時詎尋樂。謾稱預節賞元宵。

熱河啓蹕還京即事

習武柔遐以次行。驟驒六御啓歸程。雲莊慢自留清戀。麥坂旋因閱宿耕。駝圖每嫌野渡冷。馬膽還趁暖曦晴。觀光率可從人願。宛使何妨攜入京。哈薩克使臣求隨蹕至京師。許之。

御園深秋

惠遠行時玉塞旋御園景閱杪秋天林光暖留去聲楓猶縟籬韻霜稀菊欲燃於澹泊中尋理趣非空色際忘言詮底緣陡切心頭悶念到伊犂集賽邊

大西門樓前較射疊舊作韻

戊辰九月較射於此發二十矢中十有九詞臣齊召南以七律四首進呈因用其韻勒之壁間次年己巳孟夏皇太后御樓觀射是日十中其九破的者三仍用韻紀事頃秋獮迴蹕九月廿有三日問安之次引見樓下復命射屢中後懸的最小者亦再破的適哈薩克使臣列觀班末三疊前韻紀朔塞迴鑾攜貴山扈隨經月六龍間視朝許則千官末將以廿六日進宮視朝亦命哈薩克使臣入班行禮駐苑聊乘數日閒問寢敬趨慈壽閣亮工敭對鶯鶲班曦咨已罷餘清暇較射令平聲觀辟角彎

漏言誰者犯無當跳兔麀麀脫大黃阿睦爾撒納爲官兵追急復投哈薩克欲擒以獻而爲阿睦爾撒納所覺隻身徒步夜遁愧我猶然失前箸示伊空自擅穿楊銷兵惟廑肆時夏懷遠因教觀國光和議羅刄素應守昔年俄羅斯請和與定十一條內彼此不食逋逃今逆賊已入彼想彼定當縛送闕下也待期縛送致封狼

南服災傷重洛嵩慙稱飢溺已躬同旰宵惟亟籌衣食支詘何能適矢弓荒服卻因至鵾鰈羽林況復特罷熊聯情示度聊親御連中休誇此素工

罷射平無一驒鞭山光萬壽正迎前飛樓隱入丹霞嶠畫檝衝開碧水天菊放恰疑金布地稻收喜看臻

遺田陪臣擯賞非驕富悖史傳將自此年

孟冬時享太廟禮成紀事

吉朔脩嘗進吉蠲假思仰藁意顯然洋如在上原一脈勿替引之於萬年三獻禮成八佾舞小春律在五絲絃午門迎送增蘇對外藩貢使例於午門前迎送是日哈薩克使臣在列祖烈今揚西海邊

十月朔日頒朔

敬授斯稱重明時敢不虔龍杓弦望辨鳳闕典章懸堯帝羲和命大清億萬年銅儀惟是在稼政莫茲先布朔禎祥始班和衆魏前伊犂哈薩克從此入華編時憲書前備列各省暨外藩諸部節氣及日出入時刻平定伊犂後特命何國宗率西洋人遍歷西域諸部測量今年始增入書頒行

雜言

吉莫吉於知足半塗亦戒中止安莫安於忍辱近勇亦在知恥長莫長於博謀築室不潰於成先莫先於修德神聽中和且平似是而非理難悉曰失而得事難必養雞者不畜狸牧羊者不畜豺智貴決疑明貴任材君辱臣死樊噲庶幾布曰當斬奪理強辭或誠限於時勢則非我之所知唾面自乾世頗有是可與之言事否

舊衙門行宮卽事

樸斲軒楹翰墨筵。老榆晚菊景清妍。春秋蒐獮尋常憩。來往光陰卅五年。予自十二歲隨皇祖來此。至今蓋三十五年矣。見獵寧關動心喜。習勞率欲以身先。洛鄂服射非嫻射。時哈薩克使臣隨圍。無一善射者。然見馳馬連中。無不心服國家弧矢之威。示度因人有別權。

冬日視朝

百寮劍佩集明廷。班末陪臣贊謁聆。是日哈薩克使臣行禮。黃道星辰聯畢昴。小陽氣節靄元冥。東鶼西鰈誰分域。琉球使臣適亦隨班叩闕。北極南荒一太寧。遠服邇安心敢肆。敬天勤政訓聰聽。

冬至圜邱禮成述事

配蔡佳氣婉樵蒸。奠壁圜邱祖業承。日在駿狼欽敬授。陽迴堪黍著明徵。於昭陟降依左右。敢曰馨香薦豆登。寧遠尚惟希景祐。阿睦爾撒納遁竄未獲。西路軍務尚在籌辦。持盈更益勵兢兢。

戊寅春帖子

歲籥將迴換。春旗引吉祥。樓頭看積雪。臺上逐青陽。

首春欣值甲。是日甲申。紀歲恰逢寅。木德符滋養。熙熙緯耒人。

玉局龍圖尋妙義。陶泓毛頴稱清陪。北溟卻盼佳音遞。時正待俄羅斯繙送。寬賊阿睦爾撒納之信。願共東風速到來。

戊寅元旦戊寅

萬爆鳴中九陌言。宮聲祥應歲朝論。三陽和淖臨寅月。初旭闇披麗午門。資始蘿圖欽御音。逖景棣通玉燭

慶調元貴山奉朔新馳使澤共東風到處溫

元旦試筆

穆愉一氣轉鴻鈞十二龍樓春色新戊歲戊辰爰稼穡寅年寅月福臣民世和益切因心敬陽澤還思與物均曉闢銅龍先進賀慈寧純嘏自天申

太和昕昱曙光披百辟冠裳式禮儀籌政箕風將畢雨來王烏弋與黃支重熙累洽誠斯日保泰持盈亦此時更有殷懷廑西北春音願並捷音隨

玉盤謠

玉盤博徑得二尺圍六尺有(去聲)五寸益虛中盛水受一石素質不雕其色碧旁達孚尹瓊華澤葆光撫不留手跡羣玉之精出崑崙吉日甲子天子賓于西王母瑤池津行觴介紹簠簋罇爾時所御器今存作鎮西極水好完未入震旦三千年問今何來不脛偶準噶爾亡淪世守阿睦撒納茲竊取王師案入靖孽醜於將獲之聯豫走棄其重器爲我有元英大呂陳座右咄哉玉盤徒華滋不可食兮不可衣連城價詎如窮奇俘彼禍除可罷師前歌後舞樂雍熙環玩吾將安用之擬付鄭人一例椎

新春齋居

新年例不判行施更大齋居簡閱披人日已過占燕喜燈宵未到駕鼇遲民生國計籌全局盤石苞桑廑

遠思耕牧伊犁期永定自維終莫有閒時

西陲

西陲方蕩定卒未得休師勤遠非初意三年乃逮茲設能先執領安用屢移碁事順乏人幹乏人責在誰

西陲用兵非本意具見前記幸成大功斷無中棄之理使任事者智勇兼備早誅一阿睦爾撒納則衆叛惕息必不敢再生事而諸臣屢失事機以致羣孽反覆逆酋遠竄勞我師徒於今三年矣準噶爾素稱雄長諸部哈薩克從來未通中國今伊犁既已平定哈薩克汗阿布賚亦不煩招徠傾心內嚮執非上蒼之默佑耶然伊犁耕牧善後與夫一二遺孽尚待勦靖一時不能罷師雖不似古者徙民之爲而曉夜運籌自覺勞心亦事之不得已也若夫濟事無人則惟深感愧耳

俄羅斯驛致叛賊阿睦爾撒納死屍信至詩以紀事

去歲因阿睦爾撒納由哈薩克竄入俄羅斯境內執言索取爾時浮議或慮致啓邊釁然俄羅斯以逆賊素稱兇狡留之以資其力未即縛送此更不可不力索矣因命典屬嚴辭疊促茲以逆賊患疽身斃俄羅斯遂傳送其屍修詞遣使以祈永睦蓋彼有大圖則不屑守和約而奇貨既亡則毋庸遵舊盟此事理之易見者設使不向取則並此亦不俘獻矣從此俄羅斯之和好益固準噶爾餘孽攜貳自消而爲庸懦姑息之浮言者當自知愧赧撫茲事蹟略志顛末既以抒因時斷制之懷且用昭示來茲俾知息事因循實不足與語詰戎固圉之道也

聯豫善走更工藏蘇對潛逃又北荒詎識羅刄和約固獻來萬里逆屍殭功如彭寵遂東豕

執達瓦齊之役阿睦爾撒納原

不可謂無功。而伊犁既平。遂懷攜貳。然使任事者能遵朕旨而中事機。亦不致積事三年之久也。心是溫顒天外狼。遺孽廓清永砥屬。持盈益勵敬皇皇。早嫌牛腹與鳶肩。密旨丁寧勅事先。初命阿睦爾撒納爲將軍時。恐其有反心。蜜勅固倫額駙塞卜騰班珠爾。及軍營大臣等。言彼不叛則已。若露叛蹟。當先誅之。而諸臣徘徊遷延。遂致兔脫。亂弭安能待詘詘。禍成因未塞涓涓。由來一勇士之力。何致惟姑息以延。荒服遵盟歌保定。蕞街寧。追首明縣。

駐行營

今年獵場向迤東。崖口外卽行營駐。曉凉羣已換旃冠。背指離宮猶驛路。輕驄得得進圍界。漸遠村莊多野趣。四十八家率獵騎。橐鞬供役咸來赴。牛牟氈圜滿谷中。乳餅馬湩隨意酤。厄魯驚歎有如是。伊犁較此難言富。山莊幾日陪宴賞。宮室衣冠非所諭。古來北部輕南朝。今日歸新原勝故。我聞此語心爲怡。延美孰非祖烈貽。共搢紳士議兵革。與介胄士談書詩。以水投石昔所譬。枘鑿弗入其奚疑。習勞繩武益勖懋。一家中外綿丕基。

過東嶺

東嶺名汗特木爾。過嶺卽是獵場山。不常經乃喜初遇。翠圍紫邏紛孱顏。塞樹新霜紅間綠。野水出石潺且湲。地近圍界獸雖少。逸麑難避烏號彎。是日馳射。一麑隨箭而斃。新藩創見咋舌嘆。時都爾伯特貝勒。及札哈沁、烏良海。皆隨合圍。舊屬熟悉額手歡。緊我所喜固有在。景宜詩更餘清閒。

帝青石佛鉢詩用皮日休韻己卯

皮日休開元寺佛鉢詩序舉法顯傳以爲據今開元寺雖有其鉢而非帝青石也徒以皮序有佛像見於外之言乃刻佛像於外以附會其說向曾辨其謬矣近因蕩平準噶爾於其部落得佛鉢一則眞帝青石也質古而色潤其爲調御所持無疑蓋昔年準夷掠西藏所得與法顯傳所云若千百年當復來中國之語適相符合既愜法緣之喜因賡襲美之章

豈藉雕鏤七佛姿天王獻此敬擎持見佛律舍婆城受覩孛日化樂宮餐烏晡時托去不教諸慮染置來惟許四禪知波旬國土寧應有飄至祥風法雨吹

大宛馬歌

今之哈薩昔大宛哈薩克雖三字急呼薩克則爲一音蓋本兩字漢字析而爲三嶠山神種古所傳烏孫中閔阻聲教向爲準噶爾所隔不通中國攘爲已有曾貢閔準噶爾台吉噶爾丹策凌時屢貢哈薩克馬曾有詩不仁之守再世斬伊犁萬里拓幅員哈薩布魯布魯特字從上亦急呼成二字肯向化無他爲賚致敬虔驟霞汗血實方物左右部長及可汗遣其首領遠來獻卻之失望厚賚還駸駸騄駬雖類實夥匍匐牽跪陳墀前爲龍爲駿各夭矯雄姿逸態英且閒流珠歕玉誰則見奔霄追電有必然往者貳師求善種徒勞數萬惡少年致一二耳貊豔詡奚稱歸德開遠門闢疆勤遠非本意人歸天與寧可捐作歌自警示後昆

涿鹿行三疊前韻辛巳

詰旦發新城涿野按轡行瀼瀼露氣重麥穎珠光明農家已期餅餌飽我戒滿言敢言好行館壁題憶向來成功蔵事誠神巧失之甚皆得之尤見開惑論旋轉總沐天恩稠筠冲扈蹕掄材留麟褭琅玕厥貢收更復伊犂農事修

書簥頭賜駐守伊犂內大臣阿桂

典屬今時班定遠冠軍昔日霍票姚阿桂於平回部時以歷戰奏奇捷今統留駐伊犂兵循行諸部屯政撫輯今宜其勇決沉斷殆兼霍班之美雪塗無藉持清暑欲扇仁風萬里遙

駐伊犂大臣阿桂等奏報二麥大熟因用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首句恰與崆峒小麥熟同體遂用全章韻紀事然彼當季世而黷武不已宜詩人之刺今則遇綏豐於耆定之時亦反其意云爾

伊犂二麥熟久矣旋王師少留更番戍屯田俾勤爲厄魯固爾札廟火燄早飛事見前詩霍集占鹹獻大安反側兒雖有幸災者卽今奚遊辭默克逮西溟無不讋國威功成弗可棄此語人盡知歸化回亦知遞覲瞻朝儀衞拉乃無人都護建闓塵朝彥掄英材百凡抒忠思綠旗本習農翠藝令乘時索倫善騎射偵候戈壁涯耕回挈眷遷使無離別悲準噶爾曾遷四城回人至伊犂令種田霍集占反逼回城時伐木拆廬盡擄回人以去今仍命遷逼伊犂種田又董理烏魯木齊屯田大臣安泰奏報收獲倍稔贍給廩

柳外。尙多充羨。因命廷臣等議綠旗屯丁。及沿邊無地民。願攜孥墾耕就食者聽。日久能似熱河口外之生聚。則盛事也。心焉企之。人事庶云盡。天恩至亦隨。屢豐旣兆慶。功惟賢臣歸甫也。卽重生何以爲刺詩。

玉盤謠疊舊作韻有序　壬午

西濛穴掃。元戎重器同遷。北漠屯開。督護遺珍載獻。在德致詎誇夫俘玉。而功成宜切於銘盤。一圍因以重之。兩美玆其合矣。爾乃闡河粹毓。準部材程。昔焉青鉢偕登。世作蹄林之寶。昨者金屠不守。時投甌脫之墟。當夫琛贐來庭。兌和列序。璆琅匪乏。奚煩徽典瑞於骨都。輪廣依然。亦未著鐫文於阿渾。祇以五棊殊績。捷應轉圜。百部永淸。懽回覆盎。此則達瓦齊故物。已虛槃敦。行酒弗辱乎降王。阿睦爾撒納齎貲。空盜大弓。襲號究歸於太府。是用摛二篇而述事。鑄謝鼎辭。閱三載以繫時。欹箴座侑云爾。

輿昔獲盤符寸尺。隻復成雙。補闕益。忽分忽合無情石。猶覺愉焉色潤碧。卻似延津龍躍澤。是宜有詩紀其跡。出師昔歲略崑崙。五載功成咸來賓。天方默克西瀛津。或貢鐵甲或玉鐔。付之有司武庫存。精金華服綵帛完。薄來厚往已數年。物固有幸奇聯偶。伊犂扼要輪番守。儲胥詎藉邊內取。哈薩布露胥地醜。敢萌覬覦市易走。墾耕忽見此盤有。驛致同舊列左右。絕域秋登萬寶滋。旣足食矣還足衣。喜固在彼斯非奇。敢因志滿不戢師。天麻敬奉戒恬熙。福謙保泰永誌之。向欲速矣思增椎。前篇以得盤時。遘逆尙未就殛。故有擬付鄭入一例椎之句。

哈薩克陪臣到因擷觀廣陵風景

哈薩朝正貢馬頻路遙遲到值南巡因教馳驛來江國便挈行春閱綺闉昔歲觀光稱使者（辛未準噶爾使臣瞻命至蘇州賜讌爾時準夷尚未勦滅哈薩克原屬準夷不通中國也）今番優賚實陪臣廣陵鄂昌（哈薩克地名）何南北總我心懷保赤人

碧玉盤謠癸未

碧玉之盤徑逾尺質本規圓色光澤準重夷器守世則貯以馬湩可盈石穹廬玉醴斯陳席（準俗四月馬潼新得時置篷酬神詐馬爲慶謂之玉醴斯蒙古亦然但不如其盛耳）以招百福繁生息仁義不施攻守易矯虔奪攘紛兵革休屠金人且弗惜玉盤自合棄荒棘磕破邊角秦鑾陋伊犁墾田耕者獲驛使致京飛不翼取裁改作葵花式穆然完好綈几側湯之盤銘曰新德用識顛末茗華勒

鶺鴒爾有序

尙書阿桂還自伊犁以所獲鶺鴒爾鳥進色正黝尾中散白點如雪糝赤睛黃匡翎戟戟駢半雉扇然詢其名既無義可索或請按鳥譜近似者當之予曰否否昔夏后羽毛作貢厘中土職方恒產厥後吉光生翠又不越嶺表炎洲而止且名率侈豔弗深考乃者新域既屯既城綏遠所徵緊誌實是賴則思曩日剡笴之雄風紀今時鳴岐之雅則不其韙乎爰仍其名命郎世寧爲之圖而系以詩

鶺鴒爾何出伊犁沙水滸戍還因致此鳥譜絕難尋項背如鸛雉間關學戴鶺白斑黑尾點黃暈赤睛深

忽得狐京闕。能無憶故林。聊將紀殊域。非是寶珍禽。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九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四

詩六十首

古築城曲癸未

效元微之體。亦反其意也。兼用其韻

伊犂無綽羅。駐我鎮撫兵。耕牧有餘閒。命之堅築城。
守望不可闕。其實非防賊。何曾捉民丁。事半功倍得。
遊辭慣騰口。問汝復能否。哈薩及布魯。歲歲請安走。
貢馬敢稱和。往來城下過。將軍坐令拜。虎帳高峩峩。
抱杵事頗煩。加賜頒德言。室家有恆產。東望玉門關。

麥熟再疊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甲申

麥熟。去歲二麥大熟。今歲較去歲尤佳。天恩惠嘉師。屢豐接青黃。此豈人力爲。山右及河南。亦頻封奏飛。均稱八九分。大悅農家兒。所廑惟齊東。頗有望雨辭。收麥固無礙。禾苗稿炎威。宣命問近況。霑澤願早知。霑澤尙未

知徒聞祈雨儀（東省霑澤未周、降旨詢問、撫臣尙未據報、普徧所奏摺內、惟稱率屬設壇虔誠祈禱、）幕府有司官步禱馳節麾似此勤民瘼亦足慰我思君臣詎殊道同希暘雨時然予所希廣寰海無邊涯一飽胥爲慶一飢胥爲悲卽今伊犂疆壓畬畚鍤隨攜眷如居家書記應忘歸觸緒識文視信筆賡杜詩

閱伊犂將軍明瑞奏章因成口號

伊犂奏章傳驛至無他惟籌耕牧事更喜蔥海每霑膏雖不言祥此眞瑞

伊犂大熟三疊杜甫送高三十五書記詩韻

昨聞二麥熟額慶惠我師穀黍其如何尤殷牽念爲卽今逮仲冬始接郵遞飛董率旣有方屯田況健兒地厚富水泉豐收其奚辭厄魯懷我澤哈薩畏我威極邊成樂土天恩人盡知感恩猶切知怵惕愼威儀回憶舉事時督責揚軍麾窮荒竟成用獲匪所敢思城成戶漸徙已非草創時（伊犂自固爾札、烏哈爾里克等處次第築城堡事、屯政日開、官兵、回人、豎腹地遷居戶口、聚落殷盛、歲穫迭增、至本年倍稔、自二十分至二十二分已上、計常給廩糈外、贏羨陳陳相因、聞報彌深感慶、）秋獵山之原春耕水之涯家室俾團聚誰知離析悲一二竄逐者自取罰應隨然豈終投荒稍遲當令歸紀實並誌懷斐然用成詩

安遠廟瞻禮書事有序　乙酉

伊犂河北舊有廟曰固爾札都綱三層繚垣周一里許當噶爾丹策凌時以五集賽更番居此誦經每歲首盛夏準噶爾之衆膜拜頂禮者遠近咸集其俗素奉黃教往往捐珍寶施金銀以事裝嚴廟

之閎贍。遂甲於漠北。阿逆之叛。賊黨肆掠焚刼。廟乃燬廢。曾用韓愈陸渾山火詩韻。以紀其事。及我師再平伊犁。其地並建城堡。而梵宇之僅存煨燼之餘者。已不可復整。亦不必爲之復整也。因思山莊爲秋蒐肆覲之所。舊蕃新附。絡繹鱗集。爰規東北岡阜。肖固爾扎之制。營建斯廟。名之曰安遠。集梵僧演步踏。以慶蕆事。惟時都爾伯特郡王策凌烏巴什等。適以朝賀至。與達什達瓦部衆之隸居茲土者。歡喜額手。僉謂琳宮晃曜。妙相莊嚴。不啻曩時在固爾扎禮都網。聞唄讚也。然余之所以爲此者。非惟闡揚黃教之謂。蓋以綏靖荒服。柔懷遠人。俾之長享樂利。永永無極云。因系十韻。以識緣起如此。

伊犁兵燹後。梵宇爲去聲重爲。縮地齊近遠。歸宗何改移。今朝初慶落。戎索永延釐。聳峙輝山麓。來瞻渡水涯。制仍固爾扎。境一毘耶離。唱唄格隆侶。喇嘛中之格隆。如僧中之受五戒者。歸旗達瓦貽。達什達瓦舊屬歸旗者居於此。其願爲喇嘛者聽之。維新同致敬。憶舊孰含悲。羣訝胡寬市。予懷范燮辭。藉無示敗彼。詎有覩成斯。置器廑安處。恢綱靖遠陲。

熱河啓蹕木蘭行圍之作 丙戌

尊養去聲去年例萬年。昨歲啓蹕幸木蘭時。恭奉皇太后。仍駐山莊。以適高年頤養。並留皇妃、皇子。代承溫清。奉有慈諭。永爲成例。興居晨謁啓行旃。茲雲南望一心戀。爽氣北迎衆意便。落漈本微涉塞水。塞水本微。今秋迴北雨短。獲收逾半閱山田。熱河一帶。秋收較往年爲遜。然俞有過半之收。圍場亦自櫛比也。遠臣西北翮聯至。時都爾伯特貝子額爾德尼等。烏梁海內大臣察達克等。並以朝賀至行在。卽扈從行圍。示度懷遐詎偶然。

伊犂將軍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率全部歸順。詩以誌事。有序　辛卯

伊犂將軍伊勒圖等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及其台吉策伯克多爾濟並舍楞等率其部衆三萬餘戶來歸。先期遣使至伊犂、具書通款。自言爲阿玉奇汗正系。向居俄羅斯地。久願爲大皇帝臣僕。而無機可乘。乃於去冬謀棄舊遊牧。挈屬內附。因自彼逸出。行程萬千有餘里。閱半年餘。始抵卡倫。乞准令入覲。以伸積誠。渥巴錫等亦先後來至伊犂。察其詞意懇切。郵函以聞。先是安泰奏偵知土爾扈特部內附信。卽遣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往迎之。今卽諭其偕渥巴錫等至山莊朝謁。而舒赫德亦先所命由烏什馳往。莅其事者。因令代伊勒圖爲將軍。駐伊犂。安輯新附之衆。給以餼賜。振其乏也。授之牧地。資其生也。其汗及台吉、宰桑至者。將錫宴賚封爵秩。而其部衆則量地分編以居。聯其情。亦渙其勢也。蓋土爾扈特自入俄羅斯。遠阻聲教。越今幾六七十年。乾隆丙子秋。其汗敦嚕布喇什雖曾使人入貢。第宴而遣之。茲乃不藉招致。全部內屬。誠有不期然而然者。且準噶爾自底定以來。築城安屯。無異中國郡縣。今土爾扈特復隸我藩屬。於是四衢拉特之衆。盡撫而有之。可謂盛矣。然余履泰持盈之念。彌以是爲兢兢。序而系之以詩。紀實也。其詳分注各句下。此則毋庸覼縷矣。

土爾扈特部。昔汗阿玉奇。今來渥巴錫。渥巴錫爲土爾扈特汗阿玉奇之孫。敦嚕布喇什汗子也。明背俄羅斯。向化非招致。殊恩應博施。

舍楞逃復返。平定伊犂時。舍楞曾計害我副都統唐喀祿。逃匿俄羅斯。彼時卽向索取。而俄羅斯以土爾扈時舊係彼屬。竟不送還。今舍楞既棄彼來歸。俄羅斯卽向我求索。亦有辭折之。然莫若先以此意令典屬傳檄示知。尤見

中國光明正大彼亦合無辭
衞拉昔相忌攜孥往海濱準噶爾舊凡四部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爲四衞拉特策妄阿拉布坦時與土爾扈特搆釁其汗阿玉奇統全部西北去乃以輝特爲一衞拉特而土爾扈特部遂居俄羅斯地
紿焉懷故土遂爾棄殊倫俄羅斯素不奉佛土爾扈特在彼俗尙不同知伊犁黃教振興因思還歸故土且聞從前投誠之都爾伯特部在此得膺封爵樂業安居遂棄其現居之額濟勒游牧率屬內附
弗受將爲盜初聞土爾扈特來歸之信議者或以舍楞前此負罪逃去不宜與衆同受其降余以彼既棄俄羅斯而來若拒而弗納彼退無所歸必爲盜抄掠非所以寧我邊圉且恐舍楞不來同行之衆或疑畏不敢前殊非善全之計若俟其既至執而罪之尤非所以昭威信示懷徠也彼既悔罪輸忱則宥其已往益足彰我寬仁而衞拉全部莫非王臣亦從來未有之事又何必過爲顧慮乎
俾安皆我民從今蒙古類無一不王臣

至避暑山莊卽事有作

漲消橋就坦途培至止還遲十日來初傳旨於七月八日啓蹕因雨展期兩日復以白河漲盛密雲橋雖猝就仍自懷柔回駐御圍直至督促橋成於十九日啓程較每常至山莊計遲旬日
嶺過廣仁境趺蕩門臨麗正象昭回峯容水態如相迓松牖雲莊暢好陪不事招徠歸遠域行看嘉宴此重開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率全部十萬衆投誠其汗及台吉等遠來覲謁計九月中旬可至山莊當於萬樹園開宴行賞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也

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至伊綿峪朝謁詩以紀事

通使曾經丙子年土爾扈特汗敦嚕布喇什曾於乾隆丙子秋遣使入貢今其子渥巴錫率全部歸順更爲不期而至者
茲徠統部不期然名編典屬非招致禮肆鴻臚台惠宣類已全歸衆蒙古峪徽嘉兆信伊綿是地舊名布祜圖昂阿乙亥秋戊寅哈薩克布魯特歸化其使臣並於此朝謁因名斯峪
無心蜀望猶初志丙子宴土爾扈特使臣詩有無心蜀望更勤遐之句蓋彼時土爾扈特猶遠阻俄羅斯雖有嚮化之心無由徑達朕亟未曰伊綿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又適瞻覲於此伊綿者漢語會歸之意也

霄衍存著望。即今渥巴錫等棄俄羅斯。舉屬內附。亦非有藉招致而徠。且準噶爾四衛拉特。從此無不臣我臣僕。尤始念所不及耳。天與欽承益鞏虔。

重九日作

何處登高好。與安天與鄰。心懷同廓落。眼底俯嶙峋。地淨山如水。氣暄秋似春。重陽宜宴賞。況有遠徠人。是日黃幕賜食。土爾扈特亦命入座。

木蘭肄武罷秋圍。是日山莊旋蹕歸。勅政旰宵仍別殿。詢安歡喜謁慈闈。蕃藩莅止入邸舍。四十八旗王公等。以執役歲久。此間或有置邸舍者。新附隨來換敝衣。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於木蘭入覲後。即令其隨至山莊。將行宴賚。是日先加封爵。並視其秩。予以章服有差。行慶施恩舉次第。園看萬樹有光輝。

普陁宗乘廟落成。拈香得句。

遞肖何妨屢普陁。普陁有三。一居額訥特珂克。即印度。一居圖伯特。即西藏。一居南海。而西來因緣。則始自印度。而西藏。而南海。南海特大士行教示現之所。印度又遠不可稽。惟西藏都綱。法式具傳。因於山莊北麓。仿其制爲之。金剛四句括無多。層樓金瓦輝香象。偏袒黃衣演法螺。虔爲祝釐開八秩。會逢歸極仰三摩。今歲恭遇皇太后八旬萬壽。因建此廟。慶迓慈禧。茲屆藏工慶落。會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適至。以其素重黃教。命往瞻禮。俾益深感悅。撰良慶落欣瞻禮。曰罪曰知且付他。

萬樹園賜宴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即景成什。

汗仍其舊號新綍。餘各儗封五等施。渥巴錫乃其舊汗敦嚕布喇什之子。本應襲汗者。茲予封號曰卓里克圖汗。其策伯克多爾濟。封爲親王。舍楞、班巴爾。封爲郡王。餘則貝勒、貝子、各四。

公二·封曾有差·契苾詎徒四百帳·招搖那藉九夷旗·寧餬珍膳飽以德·馬湩蟻醪醉不辭·予古爲稀今厚幸·天恩祖烈奉惟寅·

萬樹園燈詞

西陲平定已多年·宴賚頻施畢後先·孰意新歸額濟勒·渥巴錫等舊居俄羅斯之額濟勒·今棄其游牧·率屬歸順·因視都爾伯特策凌等來歸之例·於山莊宴賚·並設燈筵·以戲·俾得預觀·山莊重看設燈筵·

程經萬里不辭遙·嘉與優恩詠蓼蕭·自是勞徠惠遠部·非關尋樂借元宵·

通使昔曾阿玉奇·今來明背俄羅斯·納降彼已先孤約·以此折之信得辭·初·舍楞竄入俄羅斯·曾向其一再索取·俄羅斯竟未送還·設俄羅斯以渥巴錫等叛彼來投·向我求索·卽以舍楞事折之·彼亦無辭以對·

舍楞逃去復還歸·悔過斯應湔昔非·習爽光明有如是·縛鷄籠內豈爲威·

夕峯漸隱夕陽暉·萬樹須臾萬燭輝·望後漫嫌無月色·上元景物豈其非·

詎止隨圍按歲輪·頻繁來集仰流鱗·札薩克王公等·每歲更番入覲隨圍·今都爾伯特親王策淩烏巴什等亦來朝謁與宴·彼卽四衞拉特之一·且舍楞所舊識也·新來那不心生羨·明有伊犂舊識人·

纏頭環耳各隨宜·何必衣冠盡改之·獨幸文身南掌使·也隨班末仰威儀·南掌國每十年一貢·適其使臣職貢來京·兼祝聖母萬壽·因令於山莊觀謁·俾一體與宴·

寶塔輝煌百十層。鐫鐫膜拜法王燈。棄幽眞是心源澈。設教休誇神道能。

紫光閣賜宴外藩。卽席成什。壬辰

祝起中和奏樂懽。肆筵紫閣午曦明。底須九擧遵朝典。惟是三巡聯衆情。新附烏孫來北漠。土爾扈特。舊班雁僕熟西瀛。回部。撫茲敢曰能開拓。益切冰淵惕守成。

七寶刀

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所貢也。

舉族來王脫異疆。解刀虔用貢天閶。雖殊乞伏銘建義。雅是呼韓獻脫光。瑿琫銀花合六裹。穀紈秋水正中藏。例同武庫皮包耳。何事於斯試銳鋩。

銀削刀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也。

書刀古遺法。烏孫何當有。然彼亦有經。削刻資工手。羊角爲之室。護以銀花釦。內外映虛明。嚮匊簇雕鏤。叶。微物表至誠。鄙論好與醜。築氏謝成規。牛家曾刪謬。叶。合璧事類載牛僧孺常用麥芒刀。字有誤謬。隨手刪割點定。此刀小而銛。亦猶麥芒之類也。昔爲毫幕珍。今作棄几友。還擬問昆吾。斯得所託否。

永佑寺瞻禮作

層樓神御仰雲天午日當庭塔影懸祖德宗功誠浩浩肯堂矧構益乾乾壁題幸有柔遐句去歲瞻禮有感將撫新徠行慶賞席幾昭鑒有餘欣之句謂土爾扈特歸順也去歲未來者將以今秋宴賚之途況欣成穫麥篇新附更番逮朝覲優恩三接例依前

伊犁將軍舒赫德奏伊犁客民願入屯田戶籍事詩以誌慰有序　癸巳

保開充國軍丁僅足歸屯莊誚少陵民戶何由佔籍地喜新疆式擴連營皆挈眷番休人忘故土塊懷比屋並望衡僑寄迺有莊姓四十八家之衆到從乾隆二十九載之前請依郭外以受廛固已市通哈薩祈指河灣而荷鍤何須畔讓諸回從茲銜軛假官牛落業永資八口抑且糞田迴走馬起科弗俟三年彼邊氓不待夫招徠將荒服旋臻乎富庶羣情可見實事宜書

闢聚久增烏魯齊即烏魯木齊疾呼則爲烏魯齊屯耕今復逮伊犁舒赫德奏烏魯木齊等處俱已安設民戶種地今伊犁有客民莊世福等四十八戶以西河灣地廣水足無惠回戶屯工呈請撥令開墾即於本年陞科永爲土著居民等語因議每戶給地三十畝頗多者聽初墾官借牛種口糧分年還項以次酌定科則地肥水足多逢稔籍注科陞願可稽羊牧牛孳安月柝平定伊犁後自哈薩克來歸之厄魯特皆入旗籍並良盛京移貧乏西爨察哈爾諸旗移貧乏察哈爾於伊犁皆給以牛羊俾安游牧今戶口日增孳生益盛而西安涼州之旗兵則移駐新築賜名之惠遠迪化諸城以資鎮守

并令回人開墾用贍兵餉馬牽帛易息霜聲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帛匹者不絕於路而禁織造粗疏者向亦有詩紀其事窮荒焉用茲成用反杜甫詩意此新疆經理之大概也前平定準噶爾勒銘伊犁嘗深維屯種萬里之外恐非長策今屯地日廣至民間客戶自願入籍歸屯不待招徠資送此豈逆料所及然夸睨彌加即冰兢彌切致徒爲持盈保泰之空言哉

額手天麻敬日躋紫光閣曲宴外藩即席得句

昆西漠北共朝趨三接聯情惠有孚筵列雕盤裝粔籹茵連華服逮鏤鐲郡王伯特台吉等向以末出痘祇遣人賀正今亦有出痘可入關者

喜親王策凌烏巴什之子。公爵。素諾木雍忠。即以出痘。親來賀正。因令入座。辰良日吉答韶令長治久安懷永圖。燕語家人寧藉譯。向接外藩王公等。皆用蒙古語。蓋素所熟諳。近則回語並已通習。即新疆伯克等。亦不藉舌人傳譯矣。卻非吁咈與都俞。

金錯刀

銛刀金錯迎雪光。氈氍爲室七寶裝。掣出雲文動星芒。近背勒字非頡皇。知是噶愛左行旁。辨以回人果識詳。大都回語成文章。佩之辟邪延吉祥。陸剸水截靡挫鋩。斫陣萬夫莫敢當。渥巴錫汗新來王。解用爲貢表至誠。叶。云昔額濟勒異方。土爾扈特在俄羅斯所居處。近洪豁爾。洪豁爾在俄羅斯西北。爲回部中最大者。來往常。刀得自彼稱精良。珍守歷世四葉長。玉奇汗世守者。茲歸樂土無甲兵。叶。敬備武庫一器藏。歸文棄暴爾允臧。持阿奠索予益戇。

賜伊犁將軍舒赫德

伊犁萬里撫軍民。不比堂廉取旨頻。此豈僅爲保障寄。因之特用老成人。固思舊侶歡常聚。其柰嚴疆倚獨諄。食少事煩正何礙。如斯我亦倍精神。

普陀宗乘廟卽事

普陀本以撫遐爲。蒙古皆重黃教。庚寅、辛卯。舉逢國慶。舊藩新附諸部落。咸集山莊。禮歡祝嘏。因仿西藏布達拉都綱法式。建廟於此。以迓慈禧。而洽柔懷。梵語布達拉。華言切音普陀也。神道誠看有相之。遂致遠徠土爾扈。廟工將蔵。而土爾扈特台吉渥巴錫等率屬歸順。朝覲山莊之日。適屆落成。大慈氏廣大因緣。不可思議如此。卽命至廟瞻禮。俾益感忭。土爾扈特急讀之。則爲土爾扈云。因教羣禮總持尼。卽今法雨滋忍草。萬古宗風振慧枝。若論三乘皈一字。謂猶一字屬多詞。

廣安寺瞻禮六韻

蒙古尊黃教。其來已久時。以神道而設。因俗習爲治。用接宗乘右。（是寺在普陁宗乘廟之西。）俾修摩竭儀。金容輝法相。玉律示毘尼。（寺中有戒壇。）是日虔瞻禮。萬年兼祝釐。廣安寧詎此。土扈（卽土爾扈特。急呼之。或兩字或三字皆可。如厄魯特亦呼厄魯。）列藩維。

寶吉騮

土爾扈特親王策伯克多爾濟所進色爾克斯處馬也。色爾克斯爲洪豁爾所屬。界鄰俄羅斯。土爾扈特歸順時攜以來者。貢至天閑。調習經歲。茲御以行圍。性果馴良。因錫之名。幷成是什。

歸順新藩貢異驄。遠於哈薩路難通。（向稱哈薩克產良馬難得。今其部長貢獻。及以帛市易善者。充牣天閑。不爲希覯。若色爾克斯之地。更在哈薩克西北。從未通中國。茲名馬遠來。尤爲難得云。本殊漢帝貳師取。寧數周王八駿同。教育天閑觀驥德。竟如土產備車攻。題詞自是表誠恪。曰示懷柔祇愧衷。

左傳韓之戰。謂晉乘鄭小駟。慶鄭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誨。而服習其道。惟所納之。無不如志。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將必悔之。弗聽。晉戎馬還濘而止。其言既不衷道。且不知馬無足取也。夫晉、秦戰於韓原。其曲在晉。取敗固宜。豈由鄭駟之僨事。況良馬每產於西北。冀北多馬。至今尙然。他省不能不取給於此。而天馬之徠西極。更以遠道爲佳。不聞見疑於異產。至於調良馴習。惟視乎馭馬之人。而不繫乎產馬之地。故周官教駾攻駒。亦止言其齒力性習。而不言物土之宜也。若

必乘其所產非特東南無馬不足以供驅策卽齊豫諸境偶得一二土馬亦豈及蒙古馬大宛馬之適用乎左氏止圖暢厥辭而不揆其當於理此浮夸之所以見譏也因用其語輒爲訂正之

孟冬時饗太廟禮成有述

齋宿舉冬禋躬承追慕申瓣香均致炷去歲祫祭例自中位上香畢迭至列祖列宗前上香往返八度慮涉褻瀆且步履亦太多因更定儀注親詣中位餘命誠親王率皇子等各分均親詣上香茲孟冬時饗祇因五位同堂仍依舊例所謂禮以義起且均致思慕之忱清酒惜三陳宗室濟蹌助明庭禮樂彬告成更頒朔律協海西濱今歲頒朔憲書中增歸順土爾扈特和碩特汗王等所居之地及烏里雅蘇台附近諸部凡二十五處

甲午新正祈穀前一日詣齋宮作甲午

太和玉輦啓平明乘大禮轝出宮至太和門前御玉輦啓行午門鳴鐘鐘應午門始發鯨西北諸蕃哈薩克排班跪送式儀程石衢黃道直如弦市肆駢羅列兩邊百歲休和人樂利皇都富麗故應然瓣香九擦謁皇乾殿名退卽齋宮致潔虔積雪松根殊去歲近覺望雪顒祈厚澤徧春田

上元鐙詞

鎭日濃陰傍晚晴盼膏慶節兩縈情豐隆合讓月天子初歲元宵放夜明人人都喜晚晴好燈有輝煌月有光我獨惜哉未繼雪優霑乃可慶農桑一輪初滿月方望萬燭齊燃夜未深最喜西樓向西眺雪光猶暎遠峯陰

瀛西漠北畢來賓。嘉會樓前許接茵。設曰光明開習爽。耀華直到貴山垠。哈薩克汗阿卜賚。遣其子阿第勒蘇爾統入覲。命與朝正外藩。及年班同部。同列坐預觀。

廣陵富庶四臨知。燈火今宵想益奇。已慙去聲。還滯非易事。那更術藉葉天師。

閒坐誰能古有由。炬輝蟾影閃如流。東坡便諫浙燈貢。也自無端杭市遊。宋劉克莊燈夕詩。清於坡老遊杭市。

燈王說法覺愚昏。竺國輪高十丈騫。摩竭陀風本如是。見西域志。豈曾太乙讀龍門。

火戲節筵次第完。雲輿西北舉頭看。人情於澤甯辭足。願霈祥花入夜漫。

詠土爾扈特汗渥巴錫所進匙叉匕首。叉刺物以食。非取魚具及笋屬也。

畏吾都護換迴京。按元世祖至元十七年。置畏吾都護。畏吾、卽今衞拉特。又名厄魯特。土爾扈特乃四衞拉特之一。都護之官。今雖不設。然新疆惟伊犂。烏魯木齊、巴里坤等處。置有將軍、提督等官。管轄軍民。其新歸順之土爾扈特及各回部。率遣大臣。侍衞等。輪班鎭撫之。雖曰欽差。卽都護之遺意也。渥巴去聲。錫汗親送行。渥巴錫遊牧在哈爾沙爾。阿思哈以三等侍衞護視匙叉匕首各一具裝函。慇其代爲請安恭進。物雖微。嘉彼誠也。額以請安忱悃達。先之微物兩三呈。有球堪佐漆几用。無垢都教皮匣盛。豈是大官偏少此。成詩緣識遠人誠。

剛甲行用舊作蕃甲行韻乙未

土爾扈特舊汗阿玉奇所用。其曾孫親王策伯克多爾濟以爲獻。因成是什。

剛甲蕃甲瞭靳轅。賁然來貢解槖看。伊犂平曾歇蕃甲。昔年平定伊犂。俘獲甚衆。內有鎖子甲。曾作蕃甲行紀事詩。在丙子年。茲詠剛甲後廿

年土爾扈特隔羅刄土爾扈特所居在俄羅斯之額濟勒俄羅一名羅刄因與中國阻隔聲教慕化內嚮其心堅山莊宴賚錫爵秩錫及策伯克多爾濟等率其全部歸順以辛卯九月至木蘭觀謁攜至山莊賜宴封爵賞賚有差雁臣歲覲來翊翊優恤部衆俾得所作文紀事千秋傳渥巴錫等自額濟勒來時戶三萬二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犂者僅得半而凍餒厄瘴殊甚爲之授地分居籌其衣食廬帳俾無失所因爲優恤記勒石以紀至誠感恩無可獻獻此剛甲藏由先鑾子連環實精緻介以明鐵兜鍪駢曩彼兩大弗相下向者相傳土爾扈特爲準噶爾四衞拉特之一自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遂竄往俄羅斯後渥巴錫等來歸始得徵實奇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不相和睦因挈屬往俄羅斯跳去俄羅斯界邊駐牧額濟勒之地自統屬如左右賢昔時曾欲一致使而俄羅斯以爲患初阿玉奇嘗欲遣使通中國爲俄羅斯所阻皇祖時欲悉其領要命侍讀圖麗琛假道俄羅斯以往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渥巴錫等全部來歸僅八閱月而至則前此俄羅斯亦何益哉挾我使人故繞道遂令三閱寒暑延豈料窮荒弗招致卽今歸順爲我臣叶卽今歸順爲我臣昊蒼錫佑蒙轉旋

過河詣溥仁寺瞻禮丙申

穹碑一拱讀康熙癸巳恭遇皇祖六旬萬壽諸蒙古王公懇撰梵刻祝釐皇祖鑒其誠悃遂允於山莊東建此寺額曰溥仁御製文紀其事立碑寺中猶見衆藩誠懷畏至今切河山弈世盟伊余守家法遠域奉朝正自平定準噶爾以後新附諸藩俱以每歲八月間至山莊隨內扎薩克諸蒙古王公慶祝及土爾扈特全部歸順其汗渥巴錫等復率衆朝覲宴賚於此隕越庶免議惕乾益凜情

瞻禮普陀宗乘之廟因題

梵語布達拉震旦謂普陀南海本中華西域實倣摹叶普陀有三詳見碑記蓋西域布達拉本以山似普陀而屋宇則仍依藏式茲廟規制悉倣西藏爲之斯

乃肖藏式搆築無差訛士爾扈特來慶落演梵那辛卯秋廟工落成適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朝覲於此因命詣廟瞻禮俾益深感悅去歲雨致頹根基未固羅重砌塊石堅僨事弗深訶昨歲夏秋多雨廟之南面紅墻頹陁幸引地面上層樓閣亦有傾者即遣大臣勘驗知係原工築土未堅雨水滲入致墻基鼓裂層卸而下皆由前此承辦各員不諳作法尙非侵冒誤工故不加深譴因命易大塊石爲基層層甃築經樓佛閣重加葺治未踰年而藏工園整如前而纂固較勝於舊通計費用四十餘萬金例當工員賠補念各員力不能償止令其中數人廉俸最厚者酌賠什之一餘悉豁免其工員初時僅硃頂帶今於工竣之日仍加恩給還茲臨重瞻禮舊貫仍巍峩不有敗者相焉覩成者嘉叶成敗總六如如是觀如何

木蘭雜詠

修獮行秋令憑輿避曉涼向至木蘭從無乘輿之事近因余春秋已逾六十數年來自行營至看城始乘肩輿以避曉涼至上圍則仍乘馬臂雖病猶勉心不息斯強扈此舊新部內扎薩克蒙古王公台吉及輪流入覲之土爾扈特年班回部伯克等並扈從行圍之非他左右王孫曾慎聽聽家法莫教忘習武將柔遠未嘗廢以偏往還期廿日自八月十六日啓蹕至九月初八日週踔熟河計違侍聖母僅二十一日然越數日即遣御前侍衞馳至山莊請安並以親射之鹿鷹等恭進溫清閤高年遞驛恆知豫射生時進鮮前茲原不覺近歲每情牽

草淺獸肥候非春合是秋當塗言豈當魏文帝典論謂歲之暮春和風扇物弓燥手柔草淺獸肥云云其言非知獵者蓋春草雖淺而獸不能肥必待秋深草枯蕪原平淺方堪馳騁而獸亦至此時乃肥碩至於弓力尤須風高始勁若春多陰雨弓安能燥乎司馬諫難由射祇勝弓弱馳非下阪修邇年因臂痛不能挽強而獸至猶常命中但不似向日之馳射峻阪耳天然景如繪亦每有詩酬

孔有其祁類鹿麋麈麝麏麃麈麏紛上塞颱颱鄙西京直闖帳棚入生搏僕役爭獻禽署閣部翎褶果循名

大學士于敏中。於行帳中獲活鹿一以獻。因今年新賜以雙眼翎黃褶。故戲及之。

等城近咫尺。尖營及看圍城。俗皆謂之等城。蓋因等候得名。曉往便傳餐。調鼎或親視。廚盤協衆歡。每遇看城傳膳之日。親視調和。湯飯。並盤列賚羊。賜御前大臣、侍衛、及扈從行圍之蒙藩、新部、諸王、公、台吉等早餐。衆皆歡欣鼓腹。因之悟飽煖寧卽忘飢寒。設曰大烹養。惟期戎索安。

玉塞秋行旅。徐家畫不如。石渠寶笈。有徐賁關山行旅圖。林疏風拂葉。嶺峻騎牽輿。扈輿上山。繫繩杆下。令侍衛騎馬在前。分左右挽引。以減奉輿校尉之勞。布帳開山市。牛車趁晚墟。入宵景更好。星野朗安居。

用白居易新樂府。成五十章。並倣其體。恭錄一首　丁酉

蠻子朝　刺將驕而相備位也。

蠻子朝。彼自至。初非蜀將之所致。彼亦蓋貪中國利。涉遠來朝必有賜。蜀將乃攘爲己事。更謂開元鮮于仲通征蠻徒喪師。豈如貞元蠻慕明德而自通。誠覲玉陛。德宗嘉其誘諭功。遂令蠻朝大明宮。異牟尋男尋閣勸。並教召對延英殿。召對賜衣更賜食。大臣歆羨不可得。蜀將揚揚頗得意。拖紫佩金相備位。白傅樂府因爲刺。雲南天末六詔蠻。來朝弗朝於國誠何關。邊將得意相備位。爾時政治從可觀。辛卯土爾扈特來。跋涉萬里誠懇哉。伊犂收撫掄將才。辛卯夏。土爾扈特汗渥巴錫等。自俄羅斯之額濟勒率屬內附。特將軍伊勒圖以聞。告之伊犂將軍舒赫德往彼爲將軍。經理其事。特自烏什調舒赫德遵旨分地安插。俾資耕牧。渥巴錫等來山莊朝覲宴賚。回至所授游牧地。生計有賴。咸得安居樂業。越二年。授舒赫德爲大學士。入閣贊理機務。示恩安輯非招徠。木蘭秋獮命廁陪。山莊挈迴鎬宴開。至今畜牧孳童孩。將亦爲相調鹽梅。備位非相驕非將。白傅再生應難謗。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五

詩三十三首

全韻詩恭錄二首。戊戌

四十九旗撫已久。喀爾喀未歸以遐。侵尋敗於噶爾丹。戶口紛散亂如麻。前後挈衆來內附。肯學光武閉關遮。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喀爾喀土謝圖汗。及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爲噶爾丹所敗。盡棄部落牲畜。挈人戶求內附。皇祖命議政王大臣集議。許其來歸。俾令得所。遣尚書阿喇尼等。運歸化城米糧賑之。十二月。故車臣汗之子烏默赫來降。命襲其父爵。而扎薩克圖汗之子察爾克阿海巴朗。尋亦內屬。次第命臣往經理。頒銀賜米給布茶。二十八年四月。以土謝圖汗等所屬人衆。不能自贍。命領侍衞內大臣伯費揚古等。齎銀兩茶布。幷購牲畜。往賑其乏。又運張家口倉米。選內廐廢駝隻散給之。二十九年正月。土謝圖汗等。又以入戶乏食求賑。命發獨石口粟。戶給四斗。遂賴全活。

多倫諾爾幸朝會。行幄大宴賚有加。三十年四月。皇祖以土謝圖汗等。率所屬十萬餘衆來歸。親莅邊外綏撫。五月。駐蹕多倫諾爾。命喀爾喀七旗。與四十九旗同列。設行幄。令土謝圖汗。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扎薩克圖汗、車臣汗等朝見。列坐賜宴。並賜以銀幣衣冠器用茶布等物。恩賚有加。衆莫不感頌云。

彙宗之寺於以建。自是中外成一家。或遇老年喀爾喀語及此。猶淚雨下。叶。蒙古素重黃教。因建彙宗寺。俾胡土克圖演梵宣揚。衆皆頂禮。自是喀爾喀七旗。遂與四十九旗共備藩服。效臣僕。其人衆日漸滋生。殷阜十倍於昔。至今年老之人。思念皇祖恩德。言之必感激泣下。

孫臣繼序敢不毖。盡人事賴天庥。嘉綽羅斯都爾伯特。輝特和碩特之徒。叶。最後乃土爾扈特。跋涉歸順路更賒。土爾扈特乃準噶爾四衞拉特之一。初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於是準噶爾遂以輝特與綽羅斯等。同爲四衞拉特。及大軍平定準噶爾。四衞拉特等。殺者殺。降者降。遂撫有其地。收服其衆。於伊犁設將軍駐守焉。土爾扈特自居俄羅斯額濟爾之地。

傳至數世。阿玉奇曾孫渥巴錫襲爲汗。因俄羅斯不奉黃教。又欲徵其子入質。遂與合族密謀。挈全部戶口十萬餘歸中國。八閱月。始至伊犁境上。余初聞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勒圖不能經理得宜。因調舒赫德至伊犁酌辦。而畏事者。以新來中有復罪竄逃之舍楞。議論沸起。余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舒赫德至伊犁。於安汛設偵臺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尖。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復掄其應入覲者。屯聚而來。因命繪圖觀獵。且於山莊宴賚。自是凡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矣。無不安輯俾得所飢與之食寒衣諸叶。念其來涉遠而來。力甚疲憊。若祝其死而弗之救。仁人君子所不忍。況體天御世之大君乎。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得耕牧。井爲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又撥官茶、出屯穀、以資贍給。一遵皇祖收撫喀爾喀之例。其詳見向所作歸順、優恤二記。大君者蓋天之子。一物失所應咨嗟。柔遠繩前脊國計恩威一統含無涯。

右聖祖收撫喀爾喀

躬勞朔漠事三征。竄死賊渠餘悉平。

皇祖以噶爾丹狡肆凶頑。違誓狂逞。侵掠我喀爾喀之地。竄伏近邊。必當及時剪滅。以除後患。乃發大兵三路進剿。康熙三十五年二月。親統六師往征之。五月。駐什巴爾台。賊衆望見御營。知聖駕親征。大驚遁去。我追至拖諾山。大將軍費揚武。大敗其衆。噶爾丹僅以身免。大軍凱旋。是年九月。復啓蹕巡視塞北。十一月。駐棟斯垓。噶爾丹使人格類固英至。尋遣之還。諭以噶爾丹若不親身來降。朕必往討。以七十日爲期。過斯即發兵矣。遂傳諭回驛。三十六年二月。復統大軍親征。三月。駐蹕甯夏。聞噶爾丹已死。餘衆悉降。遂下詔班師。豈憚軍書治旁午每申廟算諭先庚。先是聖駕駐蘇德圖。諭費揚武曰。頃偵知噶爾丹自圖拉由克魯倫移營。越二日。見其在達爾罕鄂拉。此冠乃極狡獪之人。如敗遁。斷不趨圖拉。必渡克魯倫。或從類農巴爾濟。赴塞楞額。或繞巴延烏蘭之後設伏。爾等切勿隨蹤而往。恐誤入其伏中。宜詳察地理。及賊逃竄之路。小心堵禦。費揚武承命即行。尋奏言五月十三日。我軍至昭莫多。見賊蹤迹。遣前鋒挑誘。分兵兩翼。東於山巔結營。西則沿河布陣。並遵聖主指授。令官兵皆步行。噶爾丹率賊萬餘。向前拒戰。我軍奮勇邀擊。自未至酉。大敗其衆。並剿三十餘里。斬首三千餘級。生擒數百人。餘被創逃竄。死於山谷中者相枕藉。並殺噶爾丹之妻阿努。噶爾丹引數騎遠遁。其衆降者千餘人。自此一戰。噶爾丹遂膽落。勢亦窮蹙矣。噶爾丹之敗蚓。實費揚武一人之功。而費揚武之所以能克敵制勝。實皆稟承先幾廟算也。中途爲策妄阿拉布坦截奪。遣工部侍郎常綬往索。策妄阿拉布坦即將噶爾丹幼子車爾罕伯克復獻其屍。及其女鍾齊海。復獻其女鍾齊海。蓋是時策妄阿拉布坦力尚微弱。且懾我兵威。又素與噶爾丹不睦。

爾時策妄力猶弱。故獻車楞詐表誠。

先是達爾罕伯克。擒獻噶爾丹之子塞卜騰巴爾珠爾。及噶爾丹死。達爾罕伯克復獻其屍。及其女鍾齊海。中途爲策妄阿拉布坦即將噶爾丹幼子車楞三脅卜獻出。尋獻噶爾丹之屍。

故先獻其幼子。藉洩私忿。且使噶爾丹不留遺孽。以絕後患。又詐爲恭順。冀得假息苟延。計實狡矣。其後部落滋案。遂計殺拉藏汗。大肆剽掠。其勢遂張。雍正年間。其子噶爾丹策凌。又復跳梁北路。後爲額駙策楞擊敗於額爾德尼招。幾至匹馬不返。而諸將按兵不進。賊衆得以冤脫。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終噶爾丹策凌之世。甯謐無事。其逆子策妄多爾濟納木札爾襲位。暴虐失衆心。喇嘛達爾濟篡奪之。達瓦齊因阿睦爾撒納之計。復篡奪之。準噶爾遂自相擾亂矣。

全定伊犁及回部執非前烈賴經營。

乾隆癸酉冬。都爾伯特台吉三策凌。率數萬人來歸。明年秋。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和碩特台吉班珠爾又率數萬人來歸。於是定議出師。遂命將軍班第、參贊大臣鄂容安。因釋僧阿睦爾撒納往剿。軍行不過五月。無亡矢遺鏃之費。悉平定準噶爾。擒達瓦齊以歸。後知逆謀由於阿睦爾撒納。因釋達瓦齊。授以于爵。留之京師。而阿逆潛蓄異謀。於大兵凱旋時。即流言脅衆。鼠惡之徒。倉猝變動。班第、鄂容安。我兵同時致命疆場。賊衆紛紛四出。竊占伊犁。截斷臺路。既而大兵復進。前徒倒戈。阿逆乃竄入俄羅斯。旋伏冥誅。我兵至俄羅斯勒索。遂得逆屍。因於伊犁築城駐兵。設將軍鎮守焉。至於掃蕩回部。則由將軍兆惠在伊犁時。瞢遣副都統阿敏道往回議事。小和卓木誘殺阿敏道。抗我師顏。且敢冒死入庫車城。乃雅爾哈善略無紀律。致彼出入自由。竟得脫去。因治雅爾哈善之罪。命兆惠往定回部。遂克庫車。存沙雅爾。定阿克蘇。略烏什。收和闐。直至葉爾羌城下。二酋以逸待勞。統數萬人敵我三千餘人。我師過河者纔四百餘。猶能斬將搴旗。退而築堡黑水。固守以待者三閱月。窘德、舒赫德等。率師進援。而馬力疲乏。復爲遽回所困。適參贊阿里袞。遵余命驅馬急至。援出窘德等。我師營。外夾攻。遂回自相蹂躪。顧命不暇。因解黑水之圍。二酋乃棄葉爾羌。喀什噶爾兩城。擄衆遠逃。其兩城舊伯克即獻城以降。奎贊明瑞等。一邀之於霍斯庫魯克。再陷之於阿爾楚爾。二酋乃竄入拔達克山。將軍兆惠等。傳檄擒還。因函首悉如內地。此皆上天眷佑。得以懾我皇祖之志。益深欽感云。

右聖主親征朔漠。

布達拉廟瞻禮有作己亥

布達拉原肖前藏。落成土爾扈來賓。土爾扈特急呼之則爲土爾扈。猶厄魯特急呼之爲厄魯也。無心招致彼殊域。有意懷柔此近人。蒙古素重黃教。況此寺倣前藏之式。尤爲壯麗。諸札薩克王公等。每扈從瞻禮。即此亦懷柔之一端也。無不歡喜踴躍。

松樹種將嘉蔭滿。山花開遍法雲彬。更今扎什煥倫布。

扎什倫布。華言須彌福壽也。以班禪額德呢欲來京。爲余祝七旬萬壽。特倣後藏式班禪所居。廟建於此。俾居之。欣在觀光輻輳頻。

彈汗行辛丑

路經彈汗州。懷柔縣貞觀二十二年建彈汗州。因作彈汗行。自昔蒙古長。原有汗之稱。長城以北東西亘。各據部落雄相爭。文皇欲彈壓。若輩邊州因以此額泐巖城。而何四夷君長上尊號。既笑卻之後乃賜書四夷。遂用可汗名。唐太宗貞觀中。西北君長請上尊號爲天可汗。卻之。然其後賜書四夷。及屬國上書。遂稱天可汗云。彈汗行。慢言唐事試言我皇清。四十九旗爲舊屬。久去汗號惟以天公帶礪百世榮。科爾沁等旗舊。亦有稱汗者。自太祖、太宗、時內附。即請去其汗號。受王、貝勒、公等封矣。四喀爾喀實後附。仍其汗號。乃我皇祖沛恩宏。喀爾喀於康熙年間。爲噶爾丹所逼。棄其部落。挈人戶求內附。皇祖許其來歸。故車臣汗烏默赫。札薩克圖汗額爾克阿海巴朗。尋皆仍存其舊號。與四十九旗同備藩服。朕雖不德。定準部亦存其汗號。都爾伯特至今世祿其孫曾。乾隆二十年。平定準噶爾部。封都爾伯特與綽羅斯、輝特、和碩特、四族台吉爲四汗。並分建王、貝勒、貝子、公、遊牧如四十九旗。喀爾喀之例。嗣綽羅斯、輝特、和碩特、部落尋以叛逆自取滅亡。惟都爾伯特始終恪守臣節。其子孫世受封爵。部落耕牧安生云。其餘自作孽覆祀。非我黷武逞嘉兵。爾濟被戮後。其族屬綽羅斯汗自噶爾藏多珍滅無遺。輝特汗巴雅爾亦以叛逆誅。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心懷攜貳。繼之於巴里坤。皆因反覆煽亂。自底滅亡。非欲嘉兵黷武也。其原委詳見西師詩。至土爾扈特汗。亦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初竄歸俄羅斯。傳數世至渥巴錫。挈全部戶口十萬餘來歸。命仍其汗號。分地安居。贍給耕牧。一最後土爾扈特自歸順。仍其汗號無庸更。彈汗行。遵皇祖敉撫喀爾喀之例。優加恤賚。詳見歸順、優恤二記。何須彈壓惟廑懷柔情。各部入覲循茲以入京。億萬斯年受恩保。土與國亨昇平。

憶舊

適作彈汗行。因之憶舊事。舊事曰惟平準部。視其部落置汗四。準噶爾四衛拉特。曰綽羅斯。曰都爾伯特。曰和碩特。曰土爾扈特。其輝特一部。本附庸于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輝特遂爲一部。仍稱四衛拉特。平定準噶爾時。輝特與綽羅斯等三部。並受封爲四汗。都爾伯特始終順。至今奕葉受恩賜。綽羅斯部及輝

特實叛逆殲無遺類其中略涉疑似者曰沙克都爾曼濟諸厄魯特作亂時輝特台吉阿睦爾撒納歸命既受封卽命從將軍班第往征伊犁乃于達瓦齊就擒大兵凱旋後流言脅衆以致黨惡之徒倉猝變動賊衆復竊占伊犁及大兵復進阿逆亡命竄哈薩克復逃入俄羅斯終伏冥誅而其時札納噶爾卜殺其叔綽羅斯汗噶爾藏多爾濟欲併其衆尋又爲台吉達瓦所殺獻首軍門又輝特汗阿睦爾撒納既竄之後遂封巴雅爾爲輝特汗乃巴雅爾與尼瑪哈薩克錫拉等密謀搆亂皆自取誅滅惟和碩特汗沙克都爾曼濟率其部衆於巴爾坤有近遊牧反狀未明參贊雅爾哈善疑其有異志夜襲其營無分老幼殲戮無遺雖厄魯特惡積罪盈孽由自作而沙克都爾曼濟未免略涉疑似耳彼原攜衆向內避遊牧巴爾坤左近以示其心無異志其時雅爾哈善者參贊駐彼董厥事乃稱曼濟懷狡謀率兵夜襲乘其寐耄耋齠齔不一留水爲之赤地爲瘁爾時奏到事已成厄魯罪盈亦自致其後命雅爾哈善庫車進兵平回地乃以失律正軍法雅爾哈善後以將軍襲庫車城當小和卓木率衆來援屢經被殲而仟其潛行出入不乘機進勦又用綠營穴地火攻計轉爲賊覺橫截一溝焚傷兵丁以致賊衆逃去竟得空城實爲可恨因命兆惠星馳往代將雅爾哈善解京治罪其償輳失律屢誤事機明正軍法固屬罪無可逭而殺降受禍益徵天道之不爽矣至今思之天道示項羽坑降二十萬此其十分之三及叶火炎崑岡玉石焚胤侯佚德戒天吏用人之失吾豈辭吁嗟用兵誠可畏

阿布勒必斯壬寅

阿布勒急呼必斯者哈薩克如上急呼爲一字王之爵然不過羈縻無俸遠部落適有竊馬盜將軍遣人索伊犁將軍伊勒慮奏察哈爾官牧馬羣被哈薩克人竊馬二百餘匹隨遣察哈爾總管那彥偵緝阿布勒必斯聞知卽查送竊馬之孟克等五人照數賠還馬匹並遣使至伊犁謝罪當將孟克等審明正法示衆阿布勒必斯遠藩奉法如此恭順因賜勒嘉諭並加賞緞匹以示獎勵

賜哈薩克沙海蘇爾統宴卽事得句

哈薩克。薩克二字。急呼之爲一字。羈縻化外人。嘉其向化擬藩臣。哈薩克誠心歸順。歷久益虔。其汗阿卜賚。故卽降旨封其子鈐里爲汗。茲遣其弟沙海蘇爾統來朝謝恩。因賜宴觀燈。如向例。例當予檄封汗號。虔遣弟來叩旨申賜宴觀燈示以惠。久安長治勗惟寅。本非勤遠徠殊遠。戒滿持盈意倍諄。

端陽日作

令序天中自古傳。苟其無事例應沿。歷年以來。端陽日每逢望雨。則不慶節。幸霑未渥非甚旱。今歲端陽前。屢經得雨。尙未能透足。雖不以旱罷節事。而心中實望再霑。度節頒恩是衆懸。虎艾陳階雄故爾。龍舟渡浦競斯捐。適來哈薩教觀勝。哈薩克使臣沙海蘇爾統來覲。適逢令節。因命御前大臣侍衞等。帶至御園。觀龍舟之勝。而產玉如闐。亦無其事。問以玉河不解然。西域記載和闐玉池。每以端午日。自王公下至庶人。皆往取之。每取一玉。投以一石。謂之種玉。哈薩克考漢史其地近和闐。茲詢之沙海蘇爾統。不解其事。然今和故。益見書之難盡信也。

哈薩克馬

哈薩克馬多無萬。古稱大宛實訛傳。哈薩克多善馬。舊傳卽古大宛者。非。向有讀史記大宛傳詩。已辨其訛。向北益冷向南暖。冬時牧近伊犂邊。亦不驅逐薄取值。哈薩克在伊犂西北。冬時許遊牧近邊隙地。所牧馬百中取一。仍禁我人司其事者需索。以示柔遠。仍禁需索行多年。去歲雪大馬羣佚入我土爾扈特田。王奇哩布乃查出弗敢隱匿明報焉。駐塔爾。急呼。哈。急呼。塔爾爲一字。巴爲一字。羣大臣奏佚馬盡付哈薩還。守法尊上有如此。是誠可嘉恩旨宣。駐塔爾巴哈臺大臣惠倫奏。據鄂倫布拉克地方卡倫侍衞額爾錦皁報。哈薩克因上年雪大。馬羣佚入土爾扈特者二百餘匹。其屬下人隱匿未報。經該親王奇哩布查出皁明賠還。倒斃馬匹。送交哈薩克領回。其隱匿未報之羅卜藏占巴等十四人。審明分別治罪。土爾扈特以鄰境佚馬。弗敢擾取。其守法尊上。實爲可嘉。因降旨獎勵。並加賜緞疋。古來若輩胥化外相

與奪攘爲矯虔。守在四夷。尙弗暇。或且內寇滋邊患。昔誌伊犁見大意。戊寅歲。勒銘伊犁碑文。嘗以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以圖要焉。然屯種萬里外。漸移默運。上蒼鑒之。惟奉時相機。不敢逆料云云。今二十餘年。歷久益安。遠藩奉法。恭順如此。實荷上天嘉佑。予惟益凜惕乾乾。日愼一日耳。何期歷久茲益安天佑人歸實徼倖。以此憂盛增惕乾。

蒙古田

蒙古昔種田。撒種委之去。謂曰靠天收。秋成返刈穫。叶。其去非無因。或獵或考牧。叶。而今則不然。均習耘耨務。課雨與暘。不殊三農慮。然實廢牧獵。斯亦忘其故。青海更甚茲。飲酒安眠豫。田獵牧俱懈。窮番攘且懼。黑帳房番人本畏蒙古。今青海蒙古耽樂圖安。轉有被番人刼奪之喀爾喀地冷。無可事耕作。牧獵尙所勤。古事而畏之。絕駐劄西寧大臣留保住奏聞。因訓飭令莫忘舊俗。風猶未除。新附者知耕。都爾伯特、和碩特及土爾扈特。皆厄魯特。習耕種。因撥地氣較暖地居之。俾事耕牧。地道不齊。固卻類內札薩。衣食漸富庶。叶。版升圖安居。何異齊民趣。隱思苟用彼。豈彼先民素。蒙古語以氈廬爲格爾。以土瓦屋爲拜牲。板升、蓋拜牲之訛。明時朶顏三衞。卽有此語。朶顏者、諾音之訛。訛。向王會汾有版升宜加防範之奏。此相沿明季舊蹈習。不直一哂。時卽笑論彼曰。茲侍從之扎拉豐阿卽版升。汝亦懼之乎。因將原奏擲還。且明洪武初。分封寧王鎭守三衞。永樂靖難時。倘藉其力。因割地以償前勞。後世不能駕馭。致導額森入邊。遂有土木之變。我朝則中外一家。所謂三衞之人。皆勤耕力作。與編戶齊民無異。是今之蒙古。實非漢、唐、宋、明所畏者比。然向之蒙古。倘有隨征伐之事。茲翻恐不得其力耳。然而鮮橫斃。去行得在失間寓中外計肯廑達者不言諭。

賜哈薩克阿卜勒比斯之子噶岱等宴詩以記事癸卯

請安阿卜勒比斯。哈薩克阿卜勒比斯遣其子噶岱來覲。並進馬四。於四月十三日。在山高水長賜宴。並頒賜冠服銀帛有差。努喇里居遙故遲。時西哈薩克努喇里亦遣其子阿布賴蘇爾坦來進

馬匹。其所居去阿卜勒比斯尤遠。阿布賴蘇爾坦中途患病未至。遣來作哈拉托霍代爲呈進。亦與宴賚。均可嘉其攄誠悃。未宜靳此沛恩施。筵開首夏頒三爵。節過元宵燦九枝。晚更令彼觀燈火。雖過元宵。以施惠遠人。習爽耀明之意也。對語不須資象譯。余自乾隆八年習蒙古語。二十五年平回部。並習回語。今哈薩克來使入覲。詢問奏對。不須通譯。盡悉其情。亦勤學之所致也。

通情洽惠繫深思。

伊犁馬牛羊甲辰

伊犁馬牛羊市之哈薩克。初不費金錢。估值以布帛。布出回部供。自平定伊犁後。每歲馬匹牛羊。皆以綢緞布疋市之哈薩克。布則新疆回部伯克等年例所供。布疋解赴伊犁。帛則織造織。易馬綢緞。令江甯江蘇杭州織造等。平價買絲。官爲織就。其丈尺闊狹。均照頒定程式。官爲稽覈。俾適實用。以示柔惠遠人之意。去非藕絲脆爲易換馬牛羊之用。來匪肯立瘠。稽覈。俾一例整齊。向以織造製辦新疆所用綢緞。恐希圖省費。不能如式。或如白居易所云藕絲蛛網之弊。因命該管官嚴行運送伊犁。所換哈薩克馬牛羊。亦皆膘壯博碩。加以伊犁水草豐茂。孳養蕃息。所發布帛。與換得牲畜。均資實用也。

自古馬市患更僕數。上聲。難悉明則楊繼盛唐則白居易或以直言陳。或以諷歌責。今胥無其弊而更得其益。加以官牧場。謂伊犁之察哈爾錫伯及厄魯特。各有官牧場。衆畜日充斥。將軍籌久計。內地驅絡繹。內地復無積。佳事成扞格。自古邊疆市馬。如唐白居易有陰山道之諷。明楊繼盛有罷馬市之諫。今則不特無其弊。而更得其利。且伊犁官牧場。牲畜蕃滋。昨伊犁將軍伊勒圖。請酌撥馬三千五百匹。牛五千隻。解送烏嚕木齊撥用。而烏嚕木齊都統明亮。又轉送甘肅。以致總督李侍堯復以內地無需。請酌留該處口外官屯分派撥補。如有餘剩馬匹。再行趕送肅州等語奏請。是今之易換馬匹。轉以內地之有餘而成扞格。因諭令該督等酌量分撥。妥爲安頓。毋相推諉。並飭軍機大臣詳議。將馬匹照李侍堯所奏。運赴甘肅撥補營額。其牛隻酌令烏嚕木齊一帶。及安西、玉門、燉煌各州縣。給與種地民人。減價承買。嗣後馬匹牛隻。於貿易時。除酌量彼處應用數目酌留外。其餘並令該處兵民。以布疋等物。派官監視。公平貿易。並傳詢李侍堯。從前撥補綠營馬匹。統計節省馬價銀若干。此後應否照此辦理之處。令其詳悉覆奏。然予靜思之。一利一弊。匿與其如古失。何似收今得。

再題李公麟五馬圖

龍眼手寫五馬圖。一一驥院之英駿。來自于闐或董氈。事擬天馬登歌韻。卽今哈薩及布魯。歲市爲常無論萬。哈薩克每歲驅馬至伊犁。以內地綢緞布易之。價賤而多。得良馬數益千萬。每匹不過三四金。伊犁易馬既多。該將軍請撥解新疆各城。及甘省各營補額。且省採買繁費。因飭軍機大臣議覆施行。布魯特馬亦至葉爾羌、喀什噶爾、烏什等城交易。每三十匹抽稅一匹。愛烏罕更遠於彼。馬高七尺有八寸。五馬之高不足稱。愛烏罕在拔達山西。所進四馬。曰超渾騮。曰徠遠騮。曰月蹏騮。曰凌晖白。均高逾七尺。公麟所畫元祐五馬圖。皆當時騏驥院所收。高者不過五尺六寸。較愛烏罕四駿。不可同年語矣。于思牽來敬以進。育之天閑聊備數。未如上駟調習順。上駟院御馬。皆蒙古地所產。閑習調良。向年行圍所乘。必用此。至哈薩克、布魯特馬。祇可供行路之用。不可御以行圍也。然今老矣逾古稀。那似昔年磬控迅。展圖自愧且自憐。石火光陰速誠信。

普樂寺乙巳

伊犁考定後。黃教示遐方。來覲都歡喜。（茲寺以西陲大功告成。自丙戌春經始。丁亥秋歲工。嗣後每歲各蒙古王、公、扎薩克。及衛拉特各部。分班來覲者。無不仰瞻歡喜。如遊春。宣化宇。詳見向所制普樂寺碑記。）成功久晏康。實非先所料。自西陲平定。至今三十年。伊犁無兵戈。來往新疆者。夜行無滯。仰蒙眷佑。中外晏康。實非始用兵時所敢料也。益凜後無遑。罔不興稼穡。惟祈若雨暘。

題郎世甯繪準噶爾獻馬圖 丙午

罷兵絕域反來賓。（準噶爾之用兵。自康熙年間。皇祖三征朔漠。屢申撻伐。及我皇考兩路出師。額駙策楞擊敗之於額爾濟噶勒。幾令匹馬不返。我武既揚。遂有罷兵之議。乾隆初年。余遵守成訓。用加安戢。示之以逸待勞。於是噶爾丹策凌所恃既詘。於乾隆八年。遣使入貢獻馬。厥後其子阿占及達瓦齊。宣逆相尋。因乘時大舉。掃穴犁庭。以承兩朝未竟之志。詳見西師詘事詩。）牽獻權奇良且馴。遂使海西

作圖畫。並教內翰誌緣因。噶爾丹策楞所貢馬。其一純白有青文。高八尺。長丈有二尺。賜名如意驄。命西洋人郎世寧繪圖。並命內廷翰林梁詩正、汪由敦、蔣溥、莊有恭、嵇璜、張若澄爲之序讚。後復命沈德潛加披閱。所有題識之梁詩正、汪由敦、蔣溥、莊有恭、張若澄、沈德潛等六人。皆已凋謝。又爾時侍御之臣。圖其貌者。來保、傅恒、羅卜藏汪扎爾、海蘭特庫、博爾奔察、雲保、五十七等九人今乃無一人矣。爲之悵然。介爾猶看有兩人。余以四十年後重題是圖。而序讚侍御諸臣。惟嵇璜一人在。因命再與賚和是什。識用古稀天子寶。成圖時亦寶。今得用之。亦佳話也。重令賡什一迴新。

正月二日紫光閣小宴外藩得句丁未

紫光高閣答陽做。翼旦開筵慶歲華。酒醴筐歌彬有禮。衣冠進退肅無譁。聯茵廣廈期悠久。將幣承筐速遂遐。新襲藩王馳弟覲。新襲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來京朝覲。因令隨年班藩部等。一體入宴。外臣恭順是予嘉。

新正幸御園卽景成什

行慶新正幸御園。輕輿清曉出都門。郊原喜色銀花積。去歲臘月八日後。連次得雪。至二十八日。復得尺許。茲來郊外。祥霙積地。土膏滋渥。適叶三白之占。淘爲豐年吉兆。村舍歡聲爆竹喧。靈囿又看麀鹿伏。康居恰覲雁臣番。西域平定後。左右哈薩克咸向化內附。按之輿圖。以史册。卽漢時康居地也。茲新襲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入覲朝正。昨紫光閣錫宴。卽令與年班回部、番都一體入宴。以示柔遠之意。順時燈火難概禁。踵事微嫌日漸蘇。

新正設武帳宴新舊外藩

三接無妨錫宴稠。貴山況復覲遙騶。每歲年班。蒙古、回部、番部等到京。向例。歲底於大內之撫辰殿。新正於瀛臺之紫光閣錫宴。今年以新襲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岱來覲。因復於御園之山高水長。設大幄。次筵宴。凡筵宴。以次奏中和韶樂。及丹陛清樂。乙巳新舊外藩。以示加惠遠人至意。恰當御苑新正暇。共喜西山積素留。樂奏和平宮徵叶。

戲。以俗工止知五六工尺上等字爲音。不知卽古樂之宮、商、角、徵、羽也。因命於樂章內。一律駢注宮、商、角、徵、羽及五六工尺上等字。令樂工肄之。亦引俗入雅之意耳。禮娴中外肅雍酬。穹窿日午千人帳。應有顏家不信流。顏之推家訓。江南不信有千人氈帳云云。言少所見也。茲所設武帳。中央穹窿。徑七丈餘。中設御座。旁列宴席。故戲及之。

上元燈詞

靈臺注目巧安排。昨歲今春値望皆。上元自是正月十五。而置望或於十六七者有之。惟昨歲今年正月。均於十五日値望。名副其實。更愜歡賞。駢喜團圞端正體。三千遍仰上元佳。

新正恩旨念民依。今歲十行頒卻稀。上年南北各直省收成頗稔。所有被水成災者。惟江蘇之淮安、揚州二府。安徽之安慶、廬州、鳳陽、潁州等府十六州縣。然不過一隅中之一隅。是以新正加賑恩旨。僅有二處。幸是昨年災歉少。合同民樂慶霄輝。

丙午觀燈憶乙巳。今宵慶節贏昨年。去歲上元節。因前年江南、湖廣等省災餘。元氣未復。南望不勝繾念。故上元後小宴廷臣詩。有節讌雖臨愧不禁之句。今歲仰蒙昊貺。欣慶之餘。益深寅惕耳。由來憂樂視豐嗇。撫景摛詞幸豫然。

銀花火樹燄飄蕭。萬里車書那限遙。馳弟康居來及節。哈薩克王汗和卓。遣其弟阿哈齊入覲。歲內抵京。屢加宴賚。茲復令與宴觀燈。以示優禮。按今之哈薩克。卽古康居地。乃大宛屬國也。俾看三五帝京宵。

朝正遲斛幾年停。遲羅國舊名邏羅斛。本朝自順治十年至乾隆三十一年。每三年來貢一次。三十五六年間。爲緬甸所滅。暫停朝正之使。伻使觀燈亦可聽。舊絕款承慢深訊。遲羅國自殘滅後。於乾隆四十三年。國人推鄭昭爲國長。至四十六年。遣使入貢。四十七年。伊子鄭華襲。照例修貢。上年又奉表文。馴象遣使請封。因念舊遲羅王既經失國。鄭昭父子等能保案遺黎。撫有疆土。卽俞所請。封鄭華爲遲羅國王。並令來使不雅史滑里遜通那柒等。一體入宴。以昭王會來同之盛。薄來厚往有常經。

燈詞邇歲詠朝鮮。卻命今春罷進箋。知禮國應訓以禮。近年上元慶節。於御園正大光明殿錫宴觀燈。每令朝鮮使臣隨班與宴。並勅賦詩進覽。亦頗可觀。茲因該國去歲有世子之事。是以元旦朝賀後。即令來使起程。該國素稱秉禮。當以禮訓之也。無非教也被瀛壖。

間去聲年外域有人來。寧可求全關不開。人事天時誠極盛。盈虛默念懼增哉。

立春逾月氣暄妍。冰解波翻鷁踏蓮。今歲立春候早至。今逾月。御園河冰已泮矣。卻笑所司陳節事。學他南國鬧燈船。

左部哈薩克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入覲於山莊萬樹園。錫宴因成是什。

貴山右部使方迴。左部今隨遣弟來。上年冬。新製右部哈薩克王汗和卓。今其弟阿哈岱來朝。因命於新正隨年班番部等。一體入宴。後遣歸。茲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亦令其弟哈斯木入覲。恰值中秋萬壽慶辰。即於山莊之萬樹園。特賜宴賚。以示柔遠之意。似此爭思効勤耳。可能漠視沛恩哉。中秋節恰慶辰值。萬樹園仍錫宴開。遠域猶然知嚮化。臺灣何事逆民胚。臺灣久隸版圖。食毛踐土。已百有餘年。乃逆匪林爽文等。竟興邪教。肆其鴟張。奸頑梗化。正當剿洗。

中秋即景

年年端正不須賒。亦豈稱祥頌月華。鶴唳鹿呦自然樂。鱗遊雁序那辭遐。時值左部哈薩克汗瓦里蘇爾坦。遣其弟哈斯木來覲。底知塞苑勝禁苑。仍有荷花傍桂花。塞苑荷花。每歲至八月間開放不歇。間遇九月初旬。自木蘭迴鑾。尚有開者。間設曰人心已心度。謂他秋思在誰家。

命弄新疆呈樣錢。文仍疊庚辰命儒臣排次回部錢文詩韻戊申

準部回城久定功。銅鎔圜府布泉通。背鐫本處名殊製。伊犁及各回城錢文。陰面各鐫本處地名。左國書。右回書。面鑄乾隆號大同。陽面則鑄乾隆通寶。漢書。呈樣各看來自外。聚銖並以弄於中。開疆守器均非易。既幸天恩既惕躬。

伊犁將軍保寧奏伊犁各城戶口耕牧情形詩以誌慰己酉

保寧奏自抵伊犁以來察看該處耕種百穀屢歲豐收牲畜孳生繁息其穀價較之內地頗減所有人口除伊犁駐防滿州綠營錫箔索倫察哈爾厄魯特回子萬餘戶外貿易之民亦漸增至數萬在此置產者既多而於城市開鋪鄉村耕種者亦復不少較之從前富饒數倍實與內地無異慶非初料所及因成七律誌懷

伊犁萬里歲逢收商賈流通戶口稠布嚕特遵田界禁向禁布嚕特於附近卡倫地方私種地畝防其偷竊近年悉遵禁約無敢違者哈薩作平聲讀克市馬求售每歲哈薩克以馬來易帛匹者不絕於路蓋藏有素衣食裕耕牧無驚作息休耆定初心敢期此伊犁延袤萬里初歸版章善後事宜頗難布置故予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文云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云云茲據保寧所奏耕種日廣牲畜孳生實屬仰邀天佑非初心所敢期必者深蒙天佑愧何修

安遠廟卽事庚戌

伊犁平定後建廟奉金仙伊犁河北舊有固爾札廟彼地尊禮特盛我師平定伊犁後因於山莊東北規度高阜之所肖固爾札之制修建是廟名之曰安遠鎮壓諸番部衞拉特衆蒙古皆重黃教故建是廟亦神道設教之義耳奠安三十年信非初計料西陲之役初意非能逆覩事機必克奏績維時厄魯特諸台吉率衆來歸力請大兵而喀爾喀之地勢又不可以錯處貽患不若用其鋒而以歸師試之是以禡旗命將之典概未舉行乃籌事不過一年兵行不過五月大功旣藏而回中諸部亦以次戡定迄今三十餘年休養敉寧與內地臣僕無異實賴昊蒼篤佑宗社鴻庥未敢自詡爲人力也翻益外徠駢乾隆三十六年土爾扈特率衆三萬餘戶來歸於是四衛拉特盡入版圖其餘如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霍罕安集延瑪爾噶朗那木干塔什罕諸部亦悉向化抒忱至二萬餘里之外聲教攸同益非始念所及

聲教誠極盛持盈祇悚然

萬樹園賜宴內外藩王及各國使臣卽席成什辛亥

永佑寺旁黃幕做金風玉露近中秋義安兼復陪臣遣去歲安南國王阮光平親至山莊入覲祝釐今歲復遣陪臣陳玉視等遠來謝恩慶祝恭順出於至誠深堪嘉尙義安乃該玉新遷所住城名哈薩寧須侍子酋去歲哈薩克瓦里汗遣其弟多索里蘇勒坦來祝八旬萬壽茲復稱去歲欲遣其子來適以病未遣今仍令其子阿爾載及陪使布占拜等至山莊慶祝萬壽賜宴後卽令回伊部落蓋我朝威信所昭無遠弗屆漢唐以來留其外夷之子以爲質者適足啓其輕疑之心朕不爲也來王幸匪初計及保泰虔思祖烈麻

夜雨朝晴八月十四日

夜雨朝晴允若時越因時若切深思何修而遇寧惟語受寵如驚益勵寅非冷薄涼正叶候町蕞圃菜總含滋晚來恰合試烟火今歲以哈薩克瓦里汗遣子阿爾載來山莊慶祝並安南國陪臣入覲命於萬樹園偕內外藩王大臣等觀烟火以聯情示惠夜雨朝晴適協慶節得此百凡順遂惟益切虔惕耳示惠耀明未可辭

御製詩文十全集卷十一

再定準噶爾第三之六

文九首

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 戊寅

天之所培者。人雖傾之。不可殛也。天之所覆者。人雖栽之。不可殖也。嗟汝準噶爾。何狙詐相延。以世而爲賊也。彊食弱。衆凌寡。血人於牙而蔑知悛易也。云與黃教。敬佛菩薩。其心乃如夜叉羅刹。之以人爲食也。故罪深惡極。自作之孽。難逭活也。先是分封四部。衆建宰桑。四圖什墨。廿一昂吉。蓋欲繼絕舉廢。以休以息也。而何煽亂不已。焦爛爲期。終於淪亡胥盡。伊犁延袤萬里。寂如無人之域也。是非我佳兵不戢。以殺爲德也。有弗得已耳。西師之什。實紀其詳悉也。以其反覆無常。遲益久而害益深。則其叛亂之速。未嘗非因禍而致福也。是蓋天佑我皇清。究非人力也。伊犁既歸版章。久安善後之圖要焉。已定者詎宜復失也。然屯種萬里之外。又未可謂計之得也。其潛移默運。惟上蒼鑒之。予惟奉時相機。今日之下。亦不敢料以逆也。是平定準噶爾後勒銘伊犁之碑所由作也。

開惑論 己卯

夫人情有所弗慊於懷者。則不能無惑。況西師之役。決機於午夜之密。勿馳檄於絕域之阻閡。語言泮不相同。風俗夐然各別。是安能人人而告之。以祛其疑。故事以問明理以答析。因倣四子講德之遺意。作開惑論。其辭曰。有春秋碩儒者。是古聖今循規蹈矩。喜寬衣博帶。如魯諸生。厭突梯脂韋。若楚公子。聞信天主人。欲有所締搆撻伐。雖不敢回折其非。而每退有後語也。既而定伊犁。俘名王。成舊志。闢新疆。兵不血刃。而歸馬於華山之陽。西陲一役。自乙亥春兩路大兵進發。所過迎降。恐後。遂撻達瓦齊。定伊犁。隸屬諸部。及秋已告成事。無煩弦韝之費。乃造於臻成大夫之席曰。唉。有是哉。有是哉。走懷杞人之憂。有日矣。夫守在四夷。其德莫恢。佳兵不祥。其理莫賅。今所見者迥異乎所聞。則是秦皇不必築長城。而漢武不必悔輪臺也。曷以啓予蒙乎。大夫曰。子不聞長卿之言乎。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疑也。無何。阿逆叛羣兒應。如蜩如螗。曰梟曰獍。斷驛擄牧。奮臂以逞。一二隻行野宿者。或致戕其身命。阿睦爾撒納潛蓄異志。乘我師既平準夷。覬爲四部大合吉。未遂。中途叛逃。而一時逆黨。如伊犁之巴彥克什木。西路之阿巴噶斯哈丹。北路之包沁等。先後煽附。斷臺肆掠。道路爲梗。於是碩儒復過大夫之閭曰。如何如何。果不出吾所訝。宜函罷是役。禍庶少輯。大夫曰。子姑俟之。於時師重進。渠遠跳。順者撫。逆者勦。丙子春。我師整旅討逆。阿睦爾撒納竄去。其黨並就剿撫。伊犁復定。先是喀爾喀有青滾雜卜者。猾狡僉圓之駢獪也。以收都爾伯特四部時。曾賈其牛羊。用賜新撫。乃藉以煽惑衆喀爾喀。且欲私通阿逆之醜虜。青滾雜卜、本喀爾喀台吉、恩封郡王。從征。密旨令將軍等計縶阿逆時。青滾雜卜實漏其信。復自軍營逃回遊牧蠢衆。徹卡甘心從賊。爲我參贊大臣納木扎爾執送京師。得正顯戮。阿逆既竄。罪人斯得。喀爾喀衆以休以息。然彼時將帥之臣。追阿逆於哈薩克。爲其所賣。同時準噶爾宰桑之在役者。皆習爲盜。而慣軍詐者

也。見而輕之。時阿逆竄跡哈薩克。方以譎計緩師。而將軍達爾黨阿不審先機。竟爾按兵待獻。坐失事會。既罷役。則相率爲亂。欲復其舊制。而恥爲我臣。是和起被欺於闢展。兆惠戰出於濟爾哈朗之所因也。厄魯特宰桑等從征哈薩克者。既心輕將帥。所爲思逞亂階。將軍和起。方往追巴雅爾至闢展。爲逆酋莽噶里克、厄魯特呢嗎等設計潰散駝、馬。倉卒被害。而將軍兆惠自濟爾哈朗力戰得出。賊勢復戢。碩儒曰吁。是蓋禍結兵連。吾不知何日之息肩矣。爾其重整四甄。夾攻兩路。阿逆復自哈薩克竄歸。適遇我師。又倉黃而遁去。蓋自是哈薩克亦面內歸化。欲助我以擒阿逆。而阿逆乃隻身入俄羅斯境。窮極伏冥誅之故也。哈薩克以素稔阿逆反覆。且畏懷中朝威德。奉表來歸。請以獵賊自効。逆勢益蹙。僅以殘喙投俄羅斯蹙焉。遣侍郎三泰。驗實以聞。豺狼不可以犬豕畜。鴟鴞不可以雛鴨育。是反覆喜亂之徒。再存之再不知感。且殘賊爲奸焉。是惟翦刈灰滅之而已。更不可以仁義化遷。乃欲姑息了事者。又以爲不殺降人。夫不殺降人。可留降人之馬而與之足力以受其愚。則大不可。滿福之遇難。以及助二狥酋與我抗衡。皆此沙拉斯、嗎唬斯二鄂拓之所搆禍也。丁丑春。復命將軍成袞扎卜。參贊舒赫德等。由朱爾都斯路進伊犁。將軍兆惠、參贊富德等。由額林哈必爾罕路進塔本集賽。而成袞扎卜等遇克勒特、烏晉特、沙拉斯、嗎唬斯等鄂拓克。皆撫降其衆。不取其馬駝。大軍過而賊皆反去。乃遣都統滿福。領偏師追剿沙拉斯、嗎唬斯二鄂拓。賊人詭持軍門劄。自稱已就降撫。並云前驅除道以待。滿福行次哈拉和落。竟以墮計捐軀。至庫車之稽勳。實僨轅於逍遙更將申律。旗鼓一新。遂長驅直入。而功垂成於崇朝。先是大和卓木既遠放部。乃阿逆之叛。小和卓木來援。身竄入城。自投羅網。雅爾哈善縱賊失機。遂致參贊貽患。

黑水之守。主客衆寡之勢。雖愚者亦知其漂搖。以三千餘人敵數萬衆。而搜穴得米。掘井得泉。賊銃著木。取鉛丸數無萬。反以擊賊。無不中賊之酋豪。於是兩軍相合。賊乃遁逃。及窮追異域。駐旅馳檄。獻馘稱臣。遂成者定之功高。戊寅冬。將軍兆惠直薄葉爾奇木。道遠馬疲。被遮固守。時經三月。深溝高壘。賊不敢侵。且屢獲神鷹。而夏前調兵在遠。副將軍富德得以檄促赴

擾。又參贊大臣阿里袞。解馬遽至。內外夾擊。軍威大振。至己卯夏。酋懼六師繼進。棄城遠遁。入拔達山界。尋以道兵壓境。其汗泰爾坦沙聞風歸化。殺賊函首以獻。回部悉平。西陲永定。臻成大夫乃進春秋碩儒而詔之曰。兩大部落不爲不強。周二萬餘里不爲不廣。五年成功不爲不速。前歌後舞不爲不祥。子徒見始事之秋。選懊畏葸者之騰口。是所謂人然亦然。人否亦否者也。且師旅征伐之於國。猶雷霆霜雪之於天。非霜雪則萬彙煩暴之氣不盪滌。非雷霆則四時湮鬱之氣不罄宣。非師旅征伐。則梗我王化者無以聾伏懲創。不敢抗干。是以詰戎揚烈。益當厲於重熙累洽之年也。子獨不見達瓦齊之憒憒乎。達瓦齊獻俘後。敕不誅。且優賜王爵。以善終。設云事慎首禍。禮不納叛。是儼然以外夷弒君者爲敵國。豈不辱我君哉。碩儒曰。豈謂是哉。陽舒陰慘。生民大情。離憂合歡。品物同性。絕者不可復屬。死者不可復生。損兵折將。無補功成。大夫曰吁。子所謂執迷而不悟者矣。成大事者。不顧小謀。圖大全者。寧辭小害。示應於近者。遠有可察。託驗於顯者。微或可槩。且子亦知損兵折將之由乎。彼或內怯於心。外受人詒。決機不審。遲疑摘埴。而自貽伊悔。豈主人之皇哉。若夫虎臣熊士。折衝宣力。馬超囊足。姚期攝幘。渴賞捐軀。實不乏人。而一聞如是者。午夜爲之酸心。舉案爲之忘食。雖刻木結蒲。無以加茲。而且賞延後昆。太常紀績。如子所云。則漢祖、唐宗撥亂草創之初。寧無一人結纓死綏者哉。禮記聽聲。聲則思。又何以云乎。故非沈幾不足以圖功。非果斷不足以定業。彼其狼狽相顧。潛包禍謀者。以螳蜋之斧。禦隆車之轍。不自笑量。何異葦苕之鷁鳩。是以王師屢入。霆奮席捲。如舉炎火而燔飛蓬。覆湯泉而沃白雪。子何不度以全局。待以歲月。而爲是無稽之說哉。

碩儒曰若僕者乃隙中觀鬬井裏窺天以今日應機底績論之何妨再運數年愧矣服矣豁然悚然大夫曰未也子姑聽之夫食椹懷音非納叛臣獎蠱優遇欲集其勳阿逆初降時備陳賊中情形請兵甚力即推誠獎任令副北路將軍以行時或有以厚遇新附竊議者密勅周防先示戚親時命固倫額駙色布騰巴爾珠爾與阿睦爾撒納偕行密諭察其動定雖非豫存逆億而逆賊狡獪故智未嘗不在意計中也操刀必割所戒逡巡阿逆既以太婺所望在伊犁時居常不衣賜服及用私印行軍檄蹤跡頗露不逞屢勅將軍功第參贊鄂容安相機擒剿而因循寡斷阿逆得以入覲爲詞乘隙生變子云應機亦非至論三隙可乘未與大軍或又以爲乘人之釁不知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昏暴此一隙也喇嘛達爾扎篡奪又一隙也達瓦齊復篡奪之又一隙也彼時皆未興兵計見西師詩加征增算何曾於民凡有水旱無不恤賑運輸給價防其蝕侵甘肅歲賦豫免庚辰兩部永靖並及其隣哈薩布露梟矚文身無不內屬慕義歸仁鴻庸爰建千古未聞若子者所謂菽麥未辨安足以知我信天主人哉信天主人乃召大夫碩儒而告之曰若二子者所謂楚既失之齊亦未爲得也夫順天者昌逆天者亡故粵宛猶不逆時氣而奉若者豈可恃力而誇張且屢危而屢夷愈變而愈康鉦鼓一動遂定二方鑿空二萬餘里蕆事五載已央使畏難而中輟未必不致禍而受殃浮議者方且謂老成之言臧也在易師之上六曰大君有命復之上六曰迷復有眚今得以利用禦寇由頤有慶是不亦大幸乎夫獲此幸者宜思何以獲此幸於昊蒼方將矜矜惴惴凜凜皇皇隕越是懼奚暇計之二子之短長也哉

準噶爾全部紀略癸未

自古無不誌外夷而實者少舛者多非以其方域所限言語不通耶得什一於千百加以魚魯亥豕其堪

信者鮮矣。茲者平定準部。止封達瓦齊子一人。居之京都。且城伊犁。駐將軍鎮守。事耕牧焉。念彼原一大部落。不可無紀。故就親詢實事書之。亦以便方略纂敍也。準噶爾四衞拉特者。綽羅斯部、都爾伯特部、和碩特部、土爾扈特部是。其輝特一部。本附庸於都爾伯特。後土爾扈特竄歸俄羅斯。故別輝特爲一部。仍稱四衞拉特云。衞拉特、明史稱爲瓦剌。其音頗近。史所載脫歡太師。蓋其始祖。元亡而其彊臣分爲三。其渠曰馬哈木者。卽脫歡之父也。脫歡者。蒙古、準語同爲釜。今準人語釜爲海蘇。而蒙古語則仍舊。蓋準人自避其祖諱。此亦一證也。自脫歡逮孛汗。其世次不可考。孛汗背正妻與他婦野合。而生子曰烏林台巴勒太師。其母棄之澤中。孛汗收養之。遂統部落。又十一世而傳至賽音諾顏哈喇忽剌。是爲策妄阿拉布坦之曾祖。子曰巴圖魯渾台吉。有子十一人。五曰僧格。策妄之父。六曰噶爾丹博碩克圖。其餘無事。無足稱。長曰策臣。次曰巴圖魯。策臣與巴圖魯殺其弟僧格、噶爾丹博碩克圖。始自藏中回舊部。反俗爲汗。於康熙年間犯塞。戰敗走死。先是噶爾丹博碩克圖既殺兄僧格之次子索諾本阿拉布坦。僧格舊臣七人。與策妄阿拉布坦同遠逃。準語所謂多倫努庫爾者是。多倫者。漢語爲七。努庫爾者。漢語爲友。蓋其患難相共。所謂世臣。並赦其子孫七死云。及噶爾丹爲我兵敗。策妄始還和博克薩里。收其父舊屬及噶爾丹餘衆。復成部落。幷縛噶爾丹子獻闕下。遂自據汗位。子噶爾丹策凌。噶爾丹策凌子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其庶兄喇嘛達爾扎執而篡之。達瓦齊復因阿睦爾撒納之計。篡奪其位。達瓦齊者。巴圖魯渾台吉之

第七子。布木之子大策零敦多卜之孫。於策妄爲再從姪孫。其小策零敦多卜則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之弟默爾根代青之曾孫。其去策妄世派。蓋已遠矣。先是康熙年間。噶爾丹博碩克圖拘繫和碩特車臣汗。收所屬人衆。併入準噶爾鄂拓克。其時有和碩特之拉藏汗者。居唐古忒地。卽顧實汗之裔也。子二人。一名丹衷。一名索爾扎。丹衷由唐古忒仍回至厄魯特。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博托洛克爲妻。後策妄阿拉布坦知其學習哈拉爾查達術。（卽巫蠱事也。）以兩釜夾丹衷身烙死。遂令大策零敦多卜領兵六千襲西藏。擒殺拉藏。幷擄伊子索爾扎。我聖祖仁皇帝勅諭策妄阿拉布坦。不得繹騷唐古忒地。並發大兵進剿。於是大策零敦多卜擄索爾扎逃回厄魯特。藏地復平。迨雍正年間。策妄阿拉布坦死。子噶爾丹策凌欲與唐古忒和好。給索爾扎戶十資養。並以博托洛克與韋徵和碩齊爲妻。其在丹衷處所生子班珠爾。給戶五資養。彼時博托洛克復有孕未產。適韋徵和碩齊後。乃生一子。是曰阿睦爾撒納。故阿睦爾撒納雖爲輝特台吉。實與班珠爾皆丹衷之子。噶爾丹策凌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恐索爾扎之子納哈查逃往唐古忒。將伊禁錮。至達瓦齊篡立。始將納哈查釋放。又和碩特羅卜藏車凌者。娶策妄阿拉布坦之女達什色布騰爲妻。噶爾丹策凌時。因羅卜藏車凌率領伊屬萬戶。欲往土爾扈特。遂遣兵擒獲羅卜藏車凌囚之。以其妻給韋徵和碩齊二子交烏魯特鄂拓克宰桑伍巴什安置。至青海居住之。羅卜藏丹津於策妄阿拉布坦時逃至準噶爾策妄阿拉布坦死後。羅卜藏車凌、羅卜藏丹津二人謀殺噶爾丹策凌。闢

因羅卜藏丹津被拘。羅卜藏車凌恐亦被囚遂逃往土爾扈特。故雍正年間。我世宗憲皇帝索羅卜藏丹津。噶爾丹策凌稱已縛送至中途聞進兵而止者非詐也。蓋彼業經拘繫之囚。故不斬固而且欲以爲奇貨也。噶爾丹策凌於丑年死。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幼。其姊鄂蘭巴雅爾同母出也。每以善言相勸。禁其淫亂。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年既長。遂不受其禁制。並聽讒言。謂其姊欲效俄羅斯自立爲汗。（扣肯汗者。女人掌國事也。）遂將鄂蘭巴雅爾拘繫。並殺戮多宰桑。其後屠狗盜妻之事。無所不爲。益無忌憚。鄂蘭巴雅爾之夫薩音伯勒克。遂同噶爾丹策凌庶子喇嘛達爾扎。攻執策妄多爾濟那木扎爾。喇嘛達爾扎遂篡汗位。有噶爾丹策凌幼子策旺達什者。阿睦爾撒納、班珠爾欲誘出策旺達什。立爲汗。後被喇嘛達爾扎知覺。遂殺策旺達什。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二人。慫恿達瓦齊云。喇嘛達爾扎既將與爾同讎之達什達瓦（小策零敦多卜之子。）殺戮。恐禍將及爾。於是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三人。同逃哈薩克。至申年。達瓦齊、阿睦爾撒納、班珠爾、復回舊游牧處。阿睦爾撒納遂殺其兄沙克都爾。據其衆。復與伊犁喇嘛等合謀殺害喇嘛達爾扎。立達瓦齊爲汗。其次卽阿睦爾撒納用事。二人仍屬親厚。有達什達瓦姪訥默庫濟爾噶爾者。欲與達瓦齊分領準噶爾。猝率兵一萬至伊犁。與達瓦齊戰。達瓦齊敗。至舊游牧額米爾處。與阿睦爾撒納會。因阿睦爾撒納計。誘執訥默庫濟爾噶爾誅之。準噶爾衆仍立達瓦齊爲汗。達瓦齊聽伊犁衆宰桑言。與阿睦爾撒納生隙。阿睦爾撒納本垂涎汗位。既失望。遂與班珠爾、納哈查、及都爾伯特訥默庫等。會同哈

薩克將額米爾一帶住牧者肆行擄掠且耕種額爾齊斯爲自固計達瓦齊凡三遣兵剿阿睦爾撒納皆不克其後自領兵三萬至阿睦爾撒納游牧之額爾齊斯蹙之阿睦爾撒納勢不敵始投誠來歸此準噶爾始終搆亂所由也至準噶爾鄂拓克、昂吉之名各異者鄂拓克爲其汗之部屬昂吉爲各台吉之戶下舊鄂拓克凡十有二烏魯特有四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喀拉沁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額爾克騰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克里野特有二宰桑人六千戶爲一鄂拓克卓托魯克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巴噶斯、哈丹各有一宰桑共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鄂聿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羅岱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多果魯特有一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霍爾博斯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綽和爾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其後復立鄂拓克十有二巴爾達木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庫圖齊納爾有五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噶爾雜特有三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沙拉斯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噶哦斯有一宰桑人五千戶爲一鄂拓克布庫努特有一宰桑人二千戶圖古特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烏拉特有一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阿爾闥沁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爲一鄂拓克扎哈沁有三宰桑人二千戶包沁有三宰桑人一千戶爲一鄂拓克奇爾吉斯有四宰桑人四千戶爲一鄂拓克特楞古特有四宰桑人四千戶鄂爾楚克有一宰桑人五百戶烏爾罕濟蘭有一

宰桑。人八百戶。爲一鄂拓克。明阿特有二宰桑。人三千戶。爲一鄂拓克。鄂拓克之外。復有五集賽。阿克把集賽有二宰桑。人四千戶。賚嗎里木集賽、杜爾把集賽、推素隆集賽、伊克胡拉爾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其後復立集賽四。温都遜集賽、善披領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一千戶。桑堆集賽、品陳集賽、各有一宰桑。人各三百戶。此九集賽。辦理喇嘛一切事務。喇嘛有六千餘。準噶爾共六十二宰桑。二十四鄂拓克。一切供賦。俱其汗公物。其外復取烏梁海及葉爾羌、喀什噶爾、阿克蘇、和闐、四城回人租入。其二十一昂吉爲各台吉所有。而統屬於準噶爾之汗。昂吉者。準語分支之謂也。綽羅斯部之達瓦齊一昂吉。達什達瓦一昂吉。多爾濟丹巴一昂吉。噶爾藏多爾濟一昂吉。訥默庫濟爾噶爾一昂吉。鄂齊爾伍巴什一昂吉。都爾伯特之策凌一昂吉。達什一昂吉。伯什阿哈什一昂吉。和碩特之沙克多爾曼濟一昂吉。輝特之塔爾巴哈沁薩音伯勒克一昂吉。和通額默根一昂吉。多羅特舍楞一昂吉。敦多克一昂吉。葉克明安巴雅爾一昂吉。車凌班珠爾一昂吉。巴圖爾額默根一昂吉。察罕圖克阿睦爾撒納一昂吉。博洛果特台吉諾海奇齊克一昂吉。土爾扈特台吉巴圖爾伍巴什一昂吉。吞都布一昂吉。共二十一。向於西師詩稱二十一昂吉爲其汗公屬者。蓋考之而未詳。茲始詳詢縷細如右。然各台吉雖分領其昂吉。凡出師執役。無不聽其汗之令。則初所譯者。亦未爲大差也。統計其汗之二十四鄂拓克。九集賽。及各台吉之二十一昂吉。得二十餘萬戶。六十餘萬口。成一部落者。百十餘年。語云。十人成之而不足。一人敗之而有餘。吾於紀

準噶爾之事。益見其不爽。賈生所謂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雖夷狄之有君。豈能外是道哉。

平定準噶爾方略序 庚寅

平定準噶爾方略書成。纂言者以序請。夫序者。所以敍其事之本末。而因文以悉其肯綮也。事之本末。則方略三編盡之矣。太學之碑。磨崖之銘。西師之詩。開惑之論。亦既悉其肯綮矣。如是則可以不煩重序。雖然。五年之間。大勳兩集。又十年而後書成。是不可以無序。且朔漠金川。前例具在也。乃允其請而爲之序曰。功不可以虛成。名不可以僞立。幸不可以屢徼。志不可以少侈。夫用兵中國。自古爲難。而況踰沙漠天山萬里而遙乎。旰斯宵斯。劼劬以至有成。功非虛而名非僞。是僅可免後人之指摘耳。若夫揚揚自詡以爲誠。若能操必勝之券。則不惟致物議而貽口實。於心亦誠恧若也。藉衆之力。幸底於績。然我士卒之攖鋒鏑者。不爲少矣。故此書之輯。率因忠魂義魄。不忍令其泯沒無聞。具載以誌之。而猶不在於擴土開疆之爲也。既平準噶爾。延及回部。悉主悉臣。耕作賦役與焉。此亦一再徼幸矣。而猶不自知足。欲屢試我銳。而別有圖。是志侈也。志侈者不祥。故近日徹征緬之旨甫降。而彼適投誠。我兵振旅以還。告成事焉。此非盈虛消息之理。捷若響應乎。是則此序之作。不惟迴思而若有驚。亦且永圖而懷有戒也。

普樂寺碑記

避暑山莊當輿桓隩區。直北地。亘獅溝。西南官廨民廬。聚落殷羨。獨其東偏列嶂邐繇。周原案衍。則諸經

所稱廣長清淨於佛土宜乾隆乙亥西陲大功告成衛拉特各部長來會時事嘗肖西域三摩耶建寺曰普寧嗣是達什達瓦屬人內徙卽次旅居環匝山麓越歲乙酉復於迤左仿伊犁固爾扎都綱建廟曰安遠然自廟南延望錘峯式堵式閎厥壤猶隙惟大濛之俗素崇黃教將欲因其教不易其俗緣初構而踵成之且每歲山莊秋巡內外扎薩克覲光以來者肩摩踵接而新附之都爾伯特及左右哈薩克東西布魯特亦宜有以遂其仰瞻興其肅恭俾滿所欲無二心焉咨之章嘉國師云大藏所載有上樂王佛乃持輪王佛化身居常東嚮洪濟羣品必若外闢重闉疏三塗中翼廣殿後規閣城內疊磴懸折而上置龕正與峯對者則人天咸遂皈仰將作如制以丙戌正月經始洎丁亥八月訖工爰取普樂顏寺額而爲之記曰自西人之瀕於塗炭也湫隘阽危不能終日朕則爲之求寧焉既寧之後奔奏偕徠室家還定朕則爲之計安焉既甯且安其樂斯在譬如佛影覆於鴿身四大得所離怖畏想生歡喜心斬自剎那以逮億劫同遊春臺化宇樂其樂而不能名其樂眞上樂耳雖然曷易臻此哉語曰民可與樂成難與慮始又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是朕所由繼普甯安遠而命之爲普樂者既以自勗且重以自勖而匪直梵文勝因福利之云云也記成幷系以讚

善哉大能仁無去亦無住以何因緣故現此說法身人天咸護持功德甚希有云何稱上樂自小千中千暨三千大千法界無究竟爾時兩足尊甘露爲灌頂一切諸衆生若有情無情念彼佛力者受持陀羅尼

三世諸如來神力並加汝第一具根性即身得證佛其次小乘人得八大成就靈丹淨眼方徹地智慧劍空行遍周歷延年無疾病自洛叉俱胝無量僧祇刼萬行齊完滿求福不唐捐普種福德田普蔭如意樹普覆大慈雲普渡大願船震旦閻浮提清寧共安隱而彼狠荒俗永脫修羅天合十白佛言此是法王力要知大自在本分元自足無苦彊言樂即墮分別相樂故無名名上亦無等等東峯開妙鬘寶閣照旭光舉似日出處了了正知見光與日無盡誰識所本來八寶莊嚴成香華天樂備大會啓無遮同證無上道

土爾扈特全部歸順記 辛卯

始逆命而終俠服謂之歸降弗加征而自臣屬謂之歸順若今之土爾扈特攜全部捨異域投誠嚮化跋涉萬里而來是歸順非歸降也西域既定與屯種於伊犂薄賦稅於回部若哈薩克若布魯特俾爲外圍而羈縻之若安集延若拔達克山益稱遠徼而槩置之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朕意亦如是而已矣豈其盡天所覆至於海隅必欲悉主悉臣爲我僕隸哉而茲土爾扈特之歸順則實天與人歸有不期然而然者故不可以不記土爾扈特者準噶爾四衛拉特之一其詳已見於準噶爾全部紀略之文溯厥始率亦荒略弗可考後因其汗阿玉奇與策妄不睦竄歸俄羅斯俄羅斯居之額濟勒之地康熙年間我皇祖聖祖仁皇帝嘗欲悉其領要令侍讀圖麗琛等假道俄羅斯以往而俄羅斯故爲紆繞其程凡行三年又數月始反命今之汗渥巴錫者即阿玉奇之曾孫也以俄羅斯征調師旅不息近且徵其子入質而俄羅斯又

屬別教。非黃教。故與合族台吉密謀。挈全部投中國與黃教之地。以息肩焉。自去歲十一月啓行。由額濟勒歷哈薩克。繞巴勒喀什諾爾戈壁。於今歲六月杪。始至伊犁之沙拉伯勒界。凡八閱月。歷萬有餘里。先是朕聞有土爾扈特來歸之信。慮伊犁將軍伊勒圖一人不能經理得宜。時舒赫德以參贊居烏什。辦回部事。因命就近前往。而畏事者乃以新來中有舍楞其人。曾以計誘害我副都統唐喀祿。（唐喀祿於戊寅四月。偕厄魯特散秩大臣和碩齊率兵追捕逸賊。至布古什河源。射舍楞弟勞拿扎布仆而擒之。既而舍楞至。稱欲投誠。請釋其弟。唐喀祿雖許而疑其詐。欲先擒舍楞。和碩齊云。擒之無益。不若招之使降。越日。舍楞詭稱欲入覲。且攜衆至。唐喀祿益疑之。和碩齊復言彼畏我兵威。不敢動移。曷親莅撫諭之。唐喀祿信其言。從數人往。既至。和碩齊勸各解鞍去橐鞬。俄頃變作。唐喀祿遂遇害。和碩齊即降賊。尋擒獲伏誅。舍楞乃竄俄羅斯境。）因以竄投俄羅斯者。恐其有詭計議論沸起。古云。受降如受敵。朕亦不能不爲之少惑。而略爲備焉。然熟計舍楞一人。豈能聳動渥巴錫等全部。且俄羅斯亦大國也。彼既背棄而來。又擾我大國邊界。進退無據。彼將焉往。是則歸順之事十之九。詭計之伏什之一耳。既而果然。而舒赫德至伊犁一切安汎設偵籌儲密備之事。無不悉妥。故新投之人。一至如歸。且掄其應入覲者。由驛而來。朕即命隨圍觀獵。且於山莊燕賚。如都爾伯特策凌等之例焉。夫此山莊。乃我皇祖所建。以柔遠人之地。而宴賚策凌等之後。遂以平定西域。茲不數年間。又於無意中。不因招致。而有土爾扈特全部歸順之事。自斯凡屬蒙古之族。無不爲我大清國之臣。神御咫尺。有不以操先劵、閱後成、愜志而愉快者乎。予小子所以仰答祖恩。益凜天寵。惴惴焉。孜孜焉。惟恐意或滿而力或弛。念茲在茲。遑敢自詡爲誠所感。與德所致哉。或又以爲不宜受俄羅斯叛臣。虞啓邊釁。蓋

舍楞卽我之叛臣歸俄羅斯者。何嘗不一再索取。而俄羅斯訖未與我也。今旣來歸。卽以此語折俄羅斯。彼亦將無辭以對。且數萬乏食之人。旣至近界。毆之使去。彼不刼掠畜牧。將何以生。雖有堅壁清野之說。不知伊犁甫新築城。而諸色人皆賴耕牧爲活。是壁亦不易堅。而野亦不可清也。夫明知人以嚮化而來。而我以畏事而止。且反致寇。甚無謂也。其衆涉遠歷久。力甚疲矣。視其之死而惜費弗救。仁人君子所不忍爲。況體天御世之大君乎。發帑出畜。力爲優恤。則已命司事之臣。土爾扈特部落。長途疲頓凍餒。幾不能自存。因命舒赫德等分撥善地安置。仍購運牛羊糧食。以資養贍。置辦衣裘廬帳。俾得禦寒。並爲籌其久遠資生之計。令皆全活安居。咸獲得所。茲不贅記。記事之緣起如右。

優恤土爾扈特部衆記

歸順歸降之不同旣明。則歸順歸降之甲乙可定。蓋戰而勝人。不如不戰而勝人之爲盡美也。降而來歸。不如順而來歸之爲盡善也。然則歸順者較歸降者之宜優恤。不亦宜乎。土爾扈特歸順源委。已見前記。茲記所以優恤之者。方其渡額濟勒而來也。戶凡三萬三千有奇。口十六萬九千有奇。其至伊犁者。僅以半計。夫此遠人嚮化。攜孥挈屬而來。其意甚誠。而其阽危求息。狀亦甚憊。旣撫而納之。苟弗爲之贍其生。猶弗納也。贍之而弗爲之計長久。猶弗贍也。故自聞其求及其始至以迨於今。惟此七萬餘衆凍餒疕瘠之形。時懸於目而惻於心。凡宵旰所究圖。郵函所諮訪。無暇無輟。乃得悉其大要。於是爲之口給以食。人授之衣。分地安居。使就米穀而資耕牧。則以屬之伊犁將軍舒赫德。出我牧羣之孳息。驅往供饋。則以屬

之張家口都統常青發帑運茶市羊及裘則以屬之陝甘總督吳達善而嘉峪關外蒞視經理則以屬之西安巡撫文綬惟時諸臣以次馳牘入告於伊犁塔爾巴哈台之察哈爾厄魯特凡市得馬牛羊九萬五千五百其自達里岡愛商都達布遜牧羣運往者又十有四萬而哈密闢展所市之三萬不與焉撥官茶二萬餘封出屯庾米麥四萬一千餘石而初至伊犁賑贍之茶米不與焉甘肅邊內外暨回部諸城購羊裘五萬一千餘襲布六萬一千餘匹棉五萬九千餘斤氈廬四百餘具而給庫貯之氈棉衣什布幅不與焉計儲用帑銀二十萬兩而賞貸路貲及宴次費予不與焉其台吉渥巴錫等之入覲者乘傳給餼而來至則錫封爵封渥巴錫爲卓里克圖汗策伯克多爾濟爲布延圖親王舍楞爲郡圖爲濟爾噶爾貝勒沙喇扣肯爲烏察拉爾圖貝子葉勒木丕爾爲阿穆爾靈貴貝子功格爲圖薩圖貝勒默門德爾德什達木拜扎爾喀爲頭等台吉恩澤爲四等台吉其未至之巴木巴爾亦封爲郡王旺丹克布騰封爲貝子拜濟呼封爲公餘封台吉等秩有差備恩禮各賜鞍馬、甕韃、黃褂、並賜渥巴錫、策伯克多爾濟、黃轡、舍楞、功格、默門圖、沙喇扣肯、紫轡其汗王皆賜三眼翎貝勒、貝子其往也復慮其身之生不宜內地氣候蒙古以已出痘爲熟身未出痘爲生身其生身者雙眼翎餘皆花翎並視其爵秩錫以章服多長染內地氣候出痘則命由邊外各臺歷巴里坤以行而迎及送並遣大臣侍衞等護視之用以柔懷遠人俾毋致失所或有以爲優恤太甚者蓋意出於鄙吝未習聞國家成憲毋惑乎其見之隘也昔我皇祖聖祖仁皇帝時喀爾喀土謝圖汗等爲厄魯特所殘破率全部十萬衆來歸皇祖矜其窮阨命尙書阿喇尼等往撫之發歸化城張家口獨石二口倉儲以振其乏且足其食又勅內大臣費揚古明珠等齎白金茶布以給其用採買牲畜以資其生遂皆安居得所循法度樂休養迄今八十餘年喀爾喀衆以康熙二十七年來歸畜牧日以蕃生殖

日以盛樂樂利利殷阜十倍於初其汗王台吉等世延爵祿恪守藩衞一如內札薩克之效臣僕長子孫莫不感戴聖祖德澤及人之深得以長享昇平之福也朕惟體皇祖之心爲心法皇祖之事爲事惟茲土爾扈特之來其窮阨始無異曩時之喀爾喀故所以爲之籌畫無弗詳賜惠無少靳優而恤之且計長久庸詎知謀之勞而費之鉅乎冀茲土爾扈特之衆亦能如喀爾喀之安居循法勤畜牧務生殖勿替厥志則其世延爵祿長享昇平之福又何以異於今之喀爾喀哉用是臚舉大凡勒石熱河及伊犁俾土爾扈特汗王部衆咸識朕意且以詔自今以往我諸臣之董其事者

土爾扈特部紀略

事不再三精覈率據耳食以爲實君子弗爲也言不求於至是已覺其失讒己短而莫之改易君子弗爲也必知斯二者然後可以秉史筆以記千載公之是公非余之爲土爾扈特部之紀略亦亹是而已土爾扈特之初來也蓋嘗詠之詩載之記皆以爲始自阿玉奇汗溯而上之荒略不可考此亦述向之所聞者而書之而不知其更有所祖非始自阿玉奇茲以其廩至乃得一一詳徵其實爲之重記何必隱約弗明以諱吾前言之未精覈哉阿玉奇之父曰棚楚克其祖曰書庫爾岱青其曾祖曰和鄂爾勒克其高祖曰卓立甘鄂爾勒克其高祖之父則曰貝果鄂爾勒克自貝果鄂爾勒克溯而上之實遠不可徵其入俄羅斯也則自阿玉奇之曾祖和鄂爾勒克於策妄之祖巴圖魯渾台吉時其時四衞拉特各自爲汗無所統

屬。又不相和睦。和鄂爾勒克因率其子書庫爾岱青等至俄羅斯之額濟勒地。其時阿玉奇尙在襁褓。因留巴圖魯渾台吉處。後書庫爾岱青往西藏而回。遂向渾台吉索阿玉奇歸俄羅斯。巴圖魯渾台吉爲阿玉奇之外祖。以時代計之。適相當。而阿玉奇汗時。其子散扎布台吉。率所屬一萬五千餘戶往投策妄。策妄盡留其屬而逐散扎布歸額濟勒。則向記所云阿玉奇與策妄不睦。亦未爲大誤也。自貝果鄂爾勒克至和鄂爾勒克。皆單傳。和鄂爾勒克有子六人。一卽書庫爾岱青。餘三無子。其二皆有子孫。式微無足傳。書庫爾岱青子四。二絕嗣。其一曰那木策楞。四傳而至巴木巴爾。今封郡王。其一卽棚楚克。四傳而至渥巴錫。今封汗。棚楚克之子阿玉奇有子八人。其六皆無子嗣。其一曰衰扎卜。有子嗣。今之封親王策伯克多爾濟者。其曾孫也。衰扎卜乃渥巴錫之祖沙克都爾扎卜之親弟。故其子孫爲渥巴錫近族。與沙克都爾扎卜子孫皆隨渥巴錫而來。其戶口之數。已見前記。茲惟記其始祖所自出。並證前之失精覈而未實者。至其重黃教、置鄂拓克、宰桑之類。率同準噶爾。但具體而微。蓋準噶爾之紀略。紀其全部之盛衰。而茲土爾扈特之紀略。則紀其世系之詳悉云爾。

大宛馬識語 丙午

歲乙亥準噶爾平。越明年。左右部哈薩克以次內附。又明年。使臣入覲隨獵。有詩紀事。並加按定哈薩克爲漠之康居。又越二年。哈薩克來貢馬。因成是歌。仍謂之大宛者。以自古相傳大宛產善馬也。夫西域諸

國。何地不產馬。而大宛獨擅其名。漢時人足未履其地。僅聞其名。阻閡曾昧。遂以爲大宛所獨耳。不寧惟是。卽我朝西極未定之前。準噶爾所貢馬。率謂之大宛。向按大宛部落彊盛。附庸者多。哈薩克當是其部中之一國。非臆說也。史記載康居南羈事。月氏東羈事。匈奴則康居固他人之屬國耳。張騫使月氏。爲匈奴所閉。及亡抵大宛。而大宛遂能爲發導驛抵康居。是康居本聽大宛役屬也。唐書載石國故康居小王寘匿城地。漢書所謂康居小五王之一。而唐顯慶中以爲大宛都督府。亦其一證。故哈薩克以漢語言之。則爲康居。自其服屬言之。則原大宛。近三十年來。軍吏塗經。貢使踵接。汗血之馬服皁。獨樹之蹟寄題。非如前代鑿空者比。此歌與丁丑按語。固相印合。不得以異同致疑矣。幾暇重書是卷。因識之。